



從田野到視野： 跨性別／肉身的體現、重置與挑戰*

林文玲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研究所

本文將有別於田野工作「去性／別化」的經驗視角，著重田野過程中研究者所帶有或沒有的性與性別意識，如何糾結於研究者自身的文化、社會與個人背景及其所形塑的關於性別姿態、性別關係以及女性（男性、中性）化等想像，影響田野觀察、互動之進行與意義的生發。田野場域的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因身分（identity）、社會位置（positionality）與地點（location）的差異，使得各自擁有或許不同的性／別觀想與實踐，彼此遭逢並經歷協商或磨合的過程，修正或開啟研究者認識或理解的向度，進而對知識形構產生影響。前述過程透過研究者的反思、自我置位與書寫，將映射出議題的公共化面向以及論辯的潛在動能。本文將以跨性別（transgender）之田野研究場域，對上述現象進行探討與分析。

關鍵詞：跨性別，性別，性慾特質，肉身，田野工作

* 首先感謝張珣教授與蔡麗玲教授於2011年11月的「性別與人類學知識」研討會，給予本文最初構想的諸多建議。2016年1月中研院民族所「周一演講」，本文進階版獲得劉斐玟、劉人鵬以及司黛蕊的提點與指正，獲益良多；匿名審查人的批評與提問，呂欣怡的閱讀與意見回饋，高旭寬的友誼與支持，讓本文的修訂更形完備與清晰，在此一併致上最高謝意。

在社會科學的最初幾年，研究人員已運用案例研究，說明並論辯性慾特質（sexuality）在這塊羽翼未豐的學科領土裡所顯露的一些現象。性慾特質因此不僅僅是社會科學理論所探討的對象，也相當是社會科學理論的基本組成要件。沒有它，就不會有社會科學。或者更確切地說，就會沒有這樣一種社會科學。（Kath Weston 1998: 12-13）

一、前言

民族誌過程（ethnographic process）以及隨後的知識生產，一向是人類學者的終極任務。人類學從業者經由田野工作的磨練，——彷彿一項成年禮的考驗——，通過種種「關卡」，然後過渡到專業人員的行列。而田野工作蒐集到的各類材料，經由研究者的梳理，寫成心得、報告，累積並成就某種專業學識並展露研究者的學科素養。這些研究成果的發表、出版，多少也透露各別田野工作之屬性以及主體參與的樣態。田野工作的民族誌過程，因此是討論人類學知識形成的一個很重要的環節。而田野場域中的面對面互動，除了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及其各種身分的相互照面與互動之外，還是某種摻雜與夾帶著種族、階級、性別屬性的「肉身」遭遇。

民族誌研究者是「揹著」各式各樣的行囊、裝備，進入田野工作地。通常研究者打包好的「行囊」裡，不只有筆記本、原子筆等文具，有時也會攜帶影音器材來到工作地點。除了這些田野紀錄的必需品之外，研究者並不是如此「赤裸裸」的進到田野來。一位民族誌工作者總是帶著一定的學科「素養」與「技藝」（屬於揹進來的「行囊」裡的「隱形」裝備），進行田野觀察與實施訪談。這些不占空間的「隱形」裝備，包括研究者認可的民族誌信條、應該觀察的事物、可能的解釋模式或者論述取向。這些腦袋的裝備以及訓練有素的觀看眼睛，於田野工作期間並非「憑空」運作，而是附著在一個個形貌不一、能夠行為舉止、操持不同口音、腔調的男男女女身上。

研究者的身形、外表、氣質、舉手投足或講話等方式，看似田野工作

的「附屬」卻是「先決而必要的」物件，對田野工作的進行以及人際互動與交流，有著微妙卻又相當關鍵性的影響。換句話說，民族誌學者的田野工作其社會實踐，諸如田野之觀察與紀錄，是與學科的訓練與規範——作為一位「合格」的人類學研究者——緊密關連。而研究者對研究場域所持的認識論上的性格，研究參與者的主體性（subjectivity）色彩，以及彼此之間的互動樣態與質地，甚至「肉身」的存在與出場，都將滲入田野研究的過程當中，成為觀察與探討人類學或民族誌知識生產的重要面向。

二、帶著「性／別」¹進到田野

田野研究、調查是一種相當取決於人的工作，儘管田野調查是本於學科的原則與學術上的提問與興趣而來，但它同時必須立基在對研究場域的人事物的長時間參與。這些「參與」的積極態度包括有意識地放下自己的一些既存觀念、想法、價值判斷或「執念」，好讓自己在「卸下」某些框架的當下，能夠騰出空間、另闢路徑貼近研究對象的生活，進入不同層次的參與，進而對研究對象的所思所言以及行為舉措，開展不同面向的體會或認識的可能。

然而，執念或框架如何可能覺察並予以卸下，涉及田野工作方法論的反思與突破。Clifford Geertz（1983/2002：85）「從土著的觀點看事情」，提出研究者透過「設身處地的同情」（*empathy*）而來的心理親近性以及跨文化認同，能夠對研究對象的文化有更為貼近的理解（*verstehen*）並完備後續的詮釋工作。然而有形有體的肉身及其感官作用，不似抽象的意識或態度，是研究者難以褪下的「框架」，卻對田野互動、理解發生關鍵性的影響。感官取向的人類學研究更指出，文化不僅是一套意義的體系，同時是一套身體感的體系（余舜德 2011，2015：27）。Paul Stoller（1997）即主張若要將互相密合交錯的多種再現實在（物質、意義、感官等），同時展示出來，需要練

1 本文援用「性／別」一詞，用以描繪、指出，生理性別（sex）、社會性別（gender）以及性慾特質，與文化之性別概念以及社會體制的應對、互動的複雜關係。

就一種感性／性感的學識 (sensuous scholarship)，甚至通過身體上的疼痛或嘗試，一種「有變通力 (主體性) 動因」 (flexible agency) 來進行 (參考林文玲 2002 : 28)。

承接上述，以下段落由三個小節所串連起來，將沿著性與性別所植基的肉身及其展開的感覺、知覺作用，梳理田野工作過程與知識形成之間的關係，進而為第三節的跨性別田野的分析與討論，預做前導與準備的工作。

(一) 田野淨身：去性化的身體

Fran Markowitz (1999) 在 “Sexing the Anthropologist: Implications for Ethnography” 文中提到，田野工作中帶有 (或沒有) 性與性別意識，或者某特定行為表現或表達，是相當糾結於研究者自身的文化、社會與個人背景及其所模塑的關於性姿態、性魅力、性關係與女性 (男性、中性) 化等想像當中。

Fran Markowitz於1980年代對遷居美國的蘇聯移民進行研究時，選擇穿長褲、沒化妝、不作頭髮的面貌出現在田野場域，也就是Markowitz自我宣稱的中性化的樣態入席。而Markowitz所採取的中性化「現身」策略，發想自Margaret Mead 1920年代於薩摩亞的田野經驗。Mead在薩摩亞社會一方面不被定義為男性，所以相對而言比較容易去接近村莊裡的女人與女孩；而另一方面又因為Mead來自的地方以及外顯形體與特徵是如此不同於薩摩亞社會的女性，因而能夠閃躲過性別分隔的禁忌，使她能夠有機會去訪問頭目們、參與他們的祭儀以及其他專屬男性的一些活動。Markowitz認為，沒有一個薩摩亞的男人或女人對Mead發出性暗示，那是因為Mead在此地被視為某種類屬的「無性」 (asexual) 之人。

如同Mead這樣「不招惹人」的「非性」、「無性」狀態，深深讓Markowitz起羨慕之心，她自述道：「這是個多麼理想的狀態！」 (1999 : 164)。Markowitz於是暗自盤算自己田野行囊的所有物當中，最應該包括進來的是一個「去性」的中性化身體。

在當今的田野工作所倡導的情緒、情感與性與性別意識面向的反省脈絡下，我們很容易知道Markowitz的中性化姿態下田野，將會遭遇到的質疑

與挑戰。首先，Markowitz是以穿著與（不）打扮（長褲、不施脂粉、短頭髮）——以外形聲稱自己的中性化扮演。但她的田野對象因為知道Markowitz結了婚也有丈夫，所以他們認為Markowitz的已婚身分代表著她是一位女性（異性戀制度下的合理推測），而非她所希望被認知、接納的中性化角色。Margaret Mead的「無性的」狀態在此並沒有發生相同的效應，Markowitz在田野期間依舊有男性對她表達「過度」的好感，甚而發出邀請想要跟她約會。也就是說，這個邀約中的性吸引力，是由一個聲稱中性化的身體，散發出來的。相較於Markowitz並未奏效的田野性別策略，Margaret Mead所處的1920年代，西方人類學者與薩摩亞人有著相當不同的性別之政治社會體系，加以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明顯的權力位階，讓田野兩造從中構築某種相互觀看、彼此認知的濾鏡。這層濾鏡彷彿也是一種構框，將出現在遙遠異地田野的Mead及其肉身，視為一種很正典的一個肉身。或者更確切的說，透過這層濾鏡把Mead這位田野工作者細微的性別徵候給過濾掉、隱形化。²

審視或辨認某人的性別所屬是根植在審視者個人的文化範疇／類別（categories）及其想像之中。Markowitz所研究的蘇聯女性移民，視Markowitz「不修邊幅」（Markowitz自認是一種中性裝扮）的外型為沒有達到「女性氣質」要求的一種「女性」。這些女性報導人分別勸說並分享她們的女性經驗與身體感受給Markowitz，並私相授受如何可以更「女性化」，這其中包括：建議買何種服裝、要改變髮型，要如何化妝等。在「女性化」改善的互動中Markowitz第一個「感覺」是：如此去經營一種女性化，只是為了男人。不過稍後她才察覺她這樣的「以為」，其實反映的是自己身上的「女性化」意識、想像與指涉的社會意涵。這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她所來自的社會對女性化的某種「貶抑」，³使得她對自己「女性化」的這個部分感到相當不

2 然而Fran Markowitz「中性化」策略難以施展的原因還在於她（的田野）與Margaret Mead（的田野），是處於不同的歷史情境而來的發展。此外，她們做田野的當下，田野情境裡面不太一樣的（性別）社會政治的配置，也將影響哪樣的性別互動與關係將於田野中出現。我於下文所描述、分析的跨性別田野，是有別於Mead或Markowitz的（台灣21世紀以來之）歷史情境與性別的社會政治配置（其中最為明顯的是，台灣的性別運動的成果，讓LGTB的議題能在社會中被看到）之下而展開的。

3 Fran Markowitz於就讀研究所時，有次研究生之間傳出耳語說，某位女研究生因為與教授搞曖昧

自在。然而那些蘇聯女人卻跟Markowitz說，在她們的社會，小至八歲女孩到年長的六十歲婦人，都會精心料理自己女性化妝扮，因為這是女人的天性，這樣自我裝扮會帶來愉悅，而且取悅的對象是自己而不是為了其他人。

性與性別的角色與規範通常也不只是個人的，這群蘇聯女性移民者彼此之間交換如何女性化的意見，顯然說明著性與性別意識的型塑所帶有的社會、文化甚至信仰上的因素與作用力。Markowitz在文中提到她把報導人只作兩種分類：「男性」與「女性」，而前述分類其實並沒有包括她自己刻意突顯的「中性」這個類別。相對地，Markowitz提到從俄羅斯東正教的性慾特質、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的分類範疇，有異性戀、同性戀或雙性戀，不過沒有所謂「無性」這個類別。由此觀之，Markowitz的中性化田野策略注定「失敗」，因為性與性別、性別化的身體、性別意識的觀想與辨識是鑲嵌於複雜的社會文化網絡，交錯、交織而產生，它會顯示它的特定脈絡與規範，並落實為日常生活的性別展演（Goffman 1959）。所以，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互動，座落的性與性別脈絡脫離不了各自的文化設計以及跨文化相互遭遇之當下所碰撞出來的火花。

對於性別的認識、分析與討論，如Fran Markowitz（1999）提到的，長期以來或多或少都循著兩組二元論的前提、假設來進行：男（性）與女（性），以及同性戀與異性戀。這兩組（其實應該是三組）二元對立植基於生物、生理的既存事實，延伸為陽剛與陰柔，或男性化與女性化的性別角色、性別氣質等，以及性取向、性慾特質的異性或同性的相互吸引。雖然早在80年代初期Carol P. MacCormick就提出性別與性別特徵並不是完全生物性的想法，更認為性別與性別特徵，如同男人與女人的意義，對映著自然與文化的意義，都是武斷而主觀的想法（1980：18）。然而以生理為基底的性別二元論構想深植人心，不只是一般人的生活意識，事實上也常是民族誌工作者在田野中進行觀察所憑藉的性別視框／眼界。

才會那麼快拿到學位。眾人講這件事的方式，多少影射著用性（性魅力／權力）換取學位的不道德、不正當。

(二) 文化潔癖：不被看見的「女人樣」

另一個與Margaret Mead有關的事件，也是關於薩摩亞研究的一項爭論，名為The Margaret Mead and Derek Freeman Debate。澳洲學者Derek Freeman批評Mead的薩摩亞研究缺乏「科學」證據、論點不細緻而且學術上不夠嚴謹等等（Freeman 1983, 1999, 2000；Orans 1996）。在澳洲導演Heather Croall（1999）《天堂性向：男生變女生》的紀錄片中，與Mead和Freeman有關的一個爭論是關於性別的。這個問題是薩摩亞社會中的fa'afafine（意思：像女人般、女人樣）這樣一種性別類屬的人何時出現的一個小小爭論。有關片段如下，一位當地人：「身為薩摩亞人，我相信自古就有fa'afafine——女性化的男人」（Croall 1999）。Derek Freeman則聲稱1940年代他在薩摩亞進行田野工作時，沒有紀錄到fa'afafine，並認為fa'afafine是直到1960年代薩摩亞當地文化劇烈變化之後才有的現象。

Tom Pollard教授在影片中接受訪問，表示道：「關於1960年前有沒有fa'afafine有些小小爭議。但是我認為有」。Pollard博士進一步說明：

而且早自幾千年前就有。知名人類學家Margaret Mead就討論過扮演女性角色的男孩。她（Mead）1926年時在薩摩亞遇到一個叫撒西的男孩，陰柔氣質的他承擔女性的工作，喜歡和女人為伴。女人們也都喜歡他，認可他是她們的一分子。現在這樣的人我們叫他fa'afafine。（Croall 1999）

薩摩亞島上的fa'afafine在性別角色的扮演與性別分工上，可兼具男性與女性的特質與特長，在性別的社會文化意涵上不同於一般男人或女人，自成一個性別之分類範疇（Mageo 1992；1996）。但在現代戶口調查的系統下，則以生理男性計算。生理男性的fa'afafine可以跨越性別區隔，擔負性別分工下的女人工作與家務勞動。這樣一種性別的「跨越」具有鬆動西方或當代社會以生物為基礎的性別二元論，也就是男孩不一定要長成男人，從事男人的工作，而是可以扮演女人的部分角色在社會中存活，被社會相當程度的認

可，成為某種不是「男」也不是「女」的性別範疇／類別。

影片中一位當地人認為fa'afafine自古就有，但以前不像現在這樣，被認為是扮裝皇后（drag queen），被分派為一種不同的性別。fa'afafine一直是家族中的成員，他們煮飯、操持家務、照顧老年人、看護幼兒。他們在過去的薩摩亞社會有一定地位，就和現在的fa'afafine還擁有的一樣。如同當地人認為「fa'afafine自古以來一直都有」，以易服者（transvestite）、扮裝皇后、跨性別（transgender）去稱謂或標示fa'afafine不一定適切，顯露出來的反而是使用這些詞彙的人以他自身文化／框架能有的方式，去理解、詮釋與敘說他異者的文化現象。以一個「我」文化詞彙去捕捉、定型某一「異」文化的未知事務，它的局限隱然可見，所遭遇的「困境」不只在認知或意識層次上，其中可能夾雜著不願、不想看見／聽到的情緒或「抗拒」在其中。

《天堂性向：男生變女生》影片中的一句話「也許fa'afafine一直都在，只是有些人沒注意到罷了」。或許我們可以挪用一下：也許fa'afafine一直都在（就在你我身邊），只是有些人（或者我們大部分人）注意不到罷了。fa'afafine或許一直都在，只是人們不一定「看」到他們；甚至對異文化事務有著高度敏感的人類學者，也有可能囿限於文化、宗教、性別意識或特定研究興趣，而對身邊或田野場域中的「fa'afafine」視而不見。

如同生活於南台灣的a-dju／部落「姊妹」，⁴常常被人們指認為娘娘腔的男人，若以既有的性別研究或既定的概念、範疇進行描述或分析，將比較無法全然認識a-dju／部落「姊妹」的存在樣態。雖然a-dju／部落「姊妹」在某些性別表達的面向或處境，與變裝（cross dresser）、跨性別或男同性戀（gay）或許有些類似，但這些指稱都不能充分界定這些部落「姊妹」。生活在部落的a-dju／部落「姊妹」在性別的光譜有自己獨特的樣貌，這使得a-dju／部落「姊妹」可自成一個範疇，要系統地分析她們的社會地位，需要新的概念工具（林文玲 2012）。

4 「a-dju」是排灣族女性彼此間因為友好、結拜，彼此互助、相互支持，情同姊妹，所以互稱「a-dju」。部落「姊妹」日常互動常以「a-dju」一詞互稱彼此，除了表達「姊妹」情誼之外，也一定程度彰顯了個人的性別角色、認同與心理感受。「姊妹」一詞則是排灣族朋友以漢語交談時對「a-dju」所做的即時「翻譯」。

Fa'afafine或者a-dju／部落「姊妹」不完全隸屬於「男」或「女」分類範疇的性別樣態，在其他跨文化的性別體系中，也看到不少例子。美洲的雙靈人two spirit、印度的hijras、巴基斯坦的khusras，或巴爾幹半島的sworn virgins等，常被歸類為第三性別（third genders）。但，Evan B. Towle與Marie Lynn Morgan（2002）以及Niko Besnier（1996）等學者對第三性別（third gender）一詞的使用，態度相當保留。Besnier說波里尼西亞群島、生活在薩摩亞島上的fa'afafine，以及大溪地與夏威夷的māhā都無法完全用第三性別（third gender）這一概念來指稱或進行描繪。因為fa'afafine、two spirit或hijras都不是「性別」（gender）一詞可以充分翻譯、全然置換。譬如成為fa'afafine在薩摩亞的傳統，是需要這個人長期進行女人的勞動生產、以性別化的勞動成果回饋給家庭，以取得家長對其fa'afafine身分的認可，而不（只）是通過外表或身形體態上的強調女性化而能獲致。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傳統意涵的fa'afafine其身分屬性是透過人際互動、得到肯認而來的結果，不是經由個人自由意識的決定、自我界定、聲稱就可達到。

（三）進入田野：碰到「第三性」？

「第三性別」⁵一詞無法完全轉譯其他文化的性別現象，也見諸這一詞彙中的「性別」作為一項概念或範疇，於特定的社會文化脈絡所連結的其他概念、範疇，以及這些概念、範疇隱含的意義與開展出來的意義區塊。引申而言，在性、性別與性慾特質（猶如）「三位一體」的文化設計的想像關係上，對於第三性別的研究也常常著眼於這些性別主體的性實踐。例如George Devereux討論Mohave社會中的兩類berdache：⁶alyha（male-female）與hwame（female-male）時堅稱他們從事同性性交（same-sex intercourse）

5 「第四性」或「第五性」都還是以類別列舉的邏輯來掌握二元性別之外的性別樣態。類別列舉方式容易造成一種「靜止圖像」，使得人們以為（譬如）印度的hijras是「固定」而沒有時間性的、一種不變的性別主體／現象（Towle and Morgan 2002：486）。Tom Boellstorff（2007：19）進一步指出列舉式的邏輯，假定了既定概念與實體、指涉物之間的關係，而非著眼於概念與實體如何透過各種呈述行動（acts of representation）進行社會之生產與持續經營。

6 Berdache一詞是通過被視為貶義（賣淫），不準確（一個衍生自阿拉伯語的字詞去指涉美國原住民的社會文化現象），以及高度選擇性（著重於同性性行為之意涵）的方式，先行植入西方文化的想法與判斷在其中。

(引自Lyons and Lyons 2011 : 268)。然而不少研究卻呈現這些美洲berdache在儀式或工作勞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這些角色於日常生活脈絡顯現它的社會性與重要性，這使得Harriet Whitehead (1981) 提供了一個不太一樣的觀察與強調，指出被視為berdache最重要的關鍵面向在於「性別角色」，而不是「性慾特質」或「性取向」。

性、性別與性慾特質的序列而又兩相對應的關係，並不能夠完全解釋或符合美洲原住民社會雙靈人的性別文化構想。既使從「性慾特質」的角度也可以看到其中的不同與差異。譬如Navajo文化中傳統上有四種性別：女人 (women)、男人 (men)、女-男人 (women-men) 以及男-女人 (men-women)。女-男人與男-女人都被歸類成nádleeheé。Nádleeheé大多從小就辨識出來，從此之後就被指派或允許以另一種性別生活。同性戀在Navajo文化中意指兩個同樣性別 (same gender) 的人，有性的關係，如兩個男人、兩個女人、兩個女性身體 (female-bodied) 的nádleeheé、兩個男性身體 (male-bodied) 的nádleeheé，或者兩個性別 (gender) 相近的人——一個女人與一個男性身體的nádleeheé或一個男人與一個女性身體的nádleeheé，都屬「同性戀」(Epple 1997)。

西方概念下的同性戀 (homosexuality)，對照Navajo的文化設想，其實意味著同性 (sex) 與同性別 (gender) (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不加以區分的方式) 的兩個人有了性的關係。但，Navajo所謂的同性禁忌指的是兩個性別一樣或相近的人發生了關係。Navajo「同性戀」的概念與內涵比較是一種「同性別關係」(homogender relationship)，而不是以生理、解剖學上的性別 (sex) 為判準。其他文化中也有不少同性性行為與性關係的現象，都不一定就被理解為同性戀。⁷也就是說，在Navajo的例子homosexuality比較是文化局外人的理解方式，homegender relationship則比較接近文化局內人的概念想法。⁸

7 新幾內亞Sambia族的男人相信，如果他們想要成為健全男人，就必須在男性會所參與制度性的同性戀發展階段，吸取會所內年齡較長年輕男人的精液，以成長為成熟的異性戀成年男子 (Herdt 1984)。

8 Tom Boellstorff (2011) 對MSM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的討論中，觀察到MSM做為一種概念／範疇，移動在不同時空狀態與地理政治的尺度上，其指涉之物會隨之變動，「意義」

引申而言，「範疇／類別」的來自「內」或「外」框限人們如何認知、認識某個特定的社會文化現象，並影響人們對它的詮釋或進行溝通。David Valentine (2004, 2007) 在他的紐約曼哈頓地區之田野研究中，發現他的那些勞工階級而又是拉丁裔或非裔美國人的田野對象，對自己的「指稱」相當不同於那些（局外人，如）社工人員、學界人士以及中產階級的男女同志「分派」給她們的「標籤」：跨性別（transgender）；她們認定自己是同志（gay）。不過對著Valentine這位身兼研究生與（曼哈頓醫院）支持團體組織工作人員的白人男同志，他們不只說「我這輩子一直是個gay」，下一句話接著又說「我這輩子一直是個女人」（Valentine 2007：3）。⁹既是男同志又是女人其實相當不符合主流社會或同志社群對「同志」作為身分認同的意涵：認同自己的（生理）性別，並欲望與自己有著一樣（生理）性別的人。

局外人所稱的「跨性別」與局內人自稱的「同志」，來自於身分（identity）、社會位置（positionality）與地點（location）的不同源流、脈絡，以及由此啟動具差異的言說空間。局外人的「跨性別」想要把性別／跨性別與性取向（性行為）作一分辨，但局內的這些人並不想或不是這樣在畫分的。以「同志」作為局內人主位（emic）觀點的自我標籤，不是立基於性別與性取向的（客位取向之）分辨上，反而是透過「同志」一詞的白人、中產色彩，以及倫理（認同自己的生理性別與慾望傾向）、健康的公民生活風格之種種內涵意義（connotation），將自己因階級、種族而被剝奪（或被排除）的公民權，與不馴（nonnormative）的性別、性取向狀態進行連結（Valentine 2004：218）。這個連結的動作將「範疇／類別」的序列與對應，重新組合、加以配置（reordering），暴露局外人的分類範疇的問題性（彷彿自然透明，可以不受檢驗），從中突顯社會群體的不平等關係，以及「跨性別」一詞在美國社會文化脈絡中的性／別階序。

以上討論從研究方法的理路、脈絡之整理得知，田野工作過程中研究

也會有所強調、淡化或轉化。

9 Valentine描繪的這群人，與Jennie Livingston的*Paris Is Burning* (1991) 紀錄片所拍攝的對象同一群體。而Judith Butler (1993) 對*Paris Is Burning*影片中的扮裝皇后形象，認為那是一種對異性戀的性別規範的去自然化（denaturalize）與重新理想化（reidealize）的雙重過程。

者的肉身出場、身上的性別狀態、性與性別意識，與自己來自的文化、社會以及學科訓練或個人背景有關之外，也會模塑個人關於性別姿態、性別關係與女性（男性、中性）化等想像，進而影響田野觀察、互動的進行，概念的使用以及意義的闡述與詮釋。下面段落將透過田野場域中跨性別者的生命經驗，延伸並回應前面提出的現象與問題討論。¹⁰文章的推移將纏繞著兩條軸線逐步前進，一為跨性別者作為性別生活世界的真實觀察者，所看到、聽到以及體驗的經驗述說；另一為研究者與研究對象（跨性別者）彼此之間因身分、社會位置與地點的差異，使得各自擁有（或許）不同的性／別觀想與實踐，彼此遭逢並經歷協商或磨合的過程，修正或開啟田野工作者認識以及理解的向度，進而對現象的描繪或知識形構產生影響。而對現象之描繪以及隨後的知識產出，一定程度將牽動議題的公共化以及公共論辯的可能或效應。

三、遇見田野中的跨性別

跨性別主體與議題愈來愈有它的能見度（visibility），關於跨性別者的新聞、報導或電視、電影¹¹紛紛出現在各種不同的傳播媒介與大眾文化的版圖。大學課堂、學術研討會¹²以及運動賽會¹³等場合，甚至在政策擬定中也看到跨

10 本文以跨性別田野經驗之分析與深化可能為主題，文獻探討著重性別與田野工作關係的整理。跨性別理論代表論著，如Judith Bulter（2004）*Undoing Gender*，Anne Enke（2012）主編的*Transfeminist Perspectives in and beyond Transgender and Gender Studies*，Sally Hines（2007）*TransForming Gender: Transgender Practice of Identity, Intimacy and Care*，Sally Hines與Tam Sanger（2010）合編的*Transgender Identities: Towards a Social Analysis of Gender Diversity*，以及Susan Strykery主編（2006，2013）的*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兩大冊等，因與本文主題旨關聯較少，未特地以文獻回顧的篇幅加以呈現。

11 如2016年02月12日起於台灣熱烈院線的《丹麥女孩》。

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Somatechnic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Transgender Embodiment”是第一個以跨性別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於2008年5月1日至3日間，由當時任教於加拿大溫哥華Simon Fraser大學著名的跨性別學者Susan Strykery所籌劃舉辦。會議主辦人Susan Strykery來自美國舊金山，有著長期的跨性別社會運動經驗。*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Routledge）是Susan Strykery於2006年與Stephen Whittle合編、出版的得獎著作（LAMBDA LITERARY AWARD WINNER），本書充分表達Susan Strykery在知識的傳遞與性別多元視野之拓展上的用心與努力。2013年推出*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2*由Strykery與Aren Z. Aizura共同擔任主編。

13 2010年溫哥華冬季奧運籌辦期間掀起關於跨性別選手參賽的公共論辯。2015年11月國際奧委會

性別成為探討論辯的主題。¹⁴「跨性別」一詞實際上涵蓋了不盡相同的性別主體（參考Stryker 1994；Bornstein 1994；Wilchins 1997），這些性別主體有些強調生理性別的轉換，有些則著重在社會性別或性別氣質的表達與社會交往的層面，有些則反映在性實踐與性取向上面。換句話說「跨」性別常常是個體「性／別」尋索的經驗歷程，這個歷程或涉及身體、性別氣質與情慾，這些都可能或是認同計畫的一項過程。而這樣的過程或計畫的實施，直接遭遇社會的既有性別建制與價值取向，有著高度的互動，並坐落在各種社會作用力當中。

跨性別者（transgender）常被等同於變性慾者（transsexual），或被認為如果不是現在，就會於將來的某一時刻去動手術、改換原來性別，而變成另一種性別。譬如從男到女或女到男的轉換，常被用來描述或認識跨性別者。但，生活於各個地方的跨性別主體，因為條件、環境、處境與資源的不同，常常呈現出多種多樣的性／別越界的狀態。這些性／別逾越的樣態，顯現為性別化的身體，生活的公、私領域以及生發的關係與屬性。

承上所言「跨性別」一詞並非用來描述某種單一而固定類別的群體，根據Partrcia Gagne（Gagne et al. 1997）等人所給的定義，在這項稱呼之下的個體，包括跨性別者（TG：transgender）、變性慾者（TS：transsexual）、變裝者（CD：cross dresser）、扮裝皇后／國王（drag queen/king）以及其他多元性別之主體等。而其中的變性慾者又區分為變性手術（SRS：Sex Reassignment Surgery）前，變性手術後，與不變性的變性慾者。承接這些不同狀態的主體，本文將「跨性別」視為一群生活於既定性／性別規範系統之外（或邊緣）的人，以及他／她們的生活表達與經驗歷程（Gagne et al.

（IOC）通過修改有關跨性別人士參賽的相關指引（<http://goo.gl/6olxrh>）。從原本跨性別人士要接受變性手術，再加上接受兩年的荷爾蒙療程才能參賽的規定，修訂為變性手術已非必要，建議跨性別者可以無條件參加男子組賽事。但如果跨性別者要參加女子組賽事，則要將體內睪固酮的濃度於比賽前的十二個月內控制在一定指標之下才能參賽。最近一則變性人運動員的新聞，台灣《自由時報》的標題為「排球」義大利「丹麥女孩」變性後重返職業聯賽」（<http://sports.ltn.com.tw/news/breakingnews/1627465>），2016/03/10瀏覽。

14 台灣2012年以來對於不經變性手術即可更換性別身分註記的規定，所歷經的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衛生署、內政部公聽會、內政部釋出的問卷調查等法制化的程序，即為一顯著例子。

1997 : 481) 。前述跨性別多元主體及其不同指稱，¹⁵相當程度符合台灣UA跨性別團體成員的集結情況。

UA跨性別團體主要座落在北部，成員來自台灣各地，其中不少居住於北部、中部地區，多數成員的年齡介於20歲至40多歲之間。教育背景有高職、專科或大專以上皆有，從事的工作有金融、銷售、服務業、勞工、電腦資訊產業、醫療、公務員以及教育工作等。UA團體之集結透過定期聚會、社會議題、事件活動、工作坊、成長團體以及通訊與網際網路的方式維繫並形成團體。由於UA團體的跨性別明確標幟，前來參與的成員多半帶著自己（跨）性／別的經驗履歷進入團體，一定程度覺察、知悉自身性別跨越的過往痕跡以及前行的可能路徑。進到團體來的成員，在彼此的面對面互動，社會議題場合的相互集結，以及網際網路交流管道的你來我往，從中整理、敘說並發展或構築自己的性別實作計畫。

2000年起我以逼近四十歲大關的年紀，陸陸續續認識一些跨性別朋友並參與UA團體的多項活動。當初參與UA團體的初衷，主要想藉此釐清我個人成長過程的諸多挑戰與性別的關聯。2007年秋天至隔年八月之間，接連目睹幾位跨性別朋友的生命抉擇以及團體成員對於變性、性別身分變更以及公共生活的各項多元討論以及意見的來回往返，我決定以此團體為對象，進行研究、整理心得。我向團體說明我將以研究者身分加入並得到團體主持人恆逸的認可。恆逸是一位小我十來歲的FTM（女跨男，female to male），經歷變性手術並完成性別變更的法定程序，多年來以男性身分過生活。在他的眼裡（具代表性，符合其他跨性別朋友對我的觀感），我是一個書生型FTM，看起來「正典」、會讀書、努力工作的人。除了團體活動之外，我與好幾位跨性別朋友（有CD、MTF、FTM、TS）走得比較近，會一起出遊、聊天逛街、吃吃喝喝，也會聚集起來討論、分享正在發生的性別議題。或者，一起分頭整理國內、國外跨性別以及變性相關的法規、手術方式、權益爭取之研

15 雌雄同體者（intersex）是否應包含在跨性別此一分類當中，有許多不同意見。因為，並非所有雌雄同體的人會對他們在出生時被指定的性別感到疑惑，也並非所有的雌雄同體者會有性別認同的問題。不過，有些雌雄同體者，在性／別的某些處境或感受與跨性別者有類近之處，所以常常會被包含在跨性別族群當中。

究、書籍以及影片等資料。幾位跨性別朋友因應我的研究，曾經接受我的個別訪談，或者參與我舉辦的焦點團體談話聚會。¹⁶

這十多年來與跨性別朋友的交往與互動，¹⁷回頭檢視，發現自己在性別意識、性／別的想像與視野，受到諸多挑戰與衝撞，而有了相當明顯的改變。這些改變主要緣自於交流、言談的雙方，對於身體、性與性別的觀想、構成、範疇界定以及詞彙使用、概念指涉或語意效果的測度，常出現一種「不相對應」或接合不準確的情況，以及與之相伴而生、有所差異的想像、眼界的浮現。正因為這些「對不準」的觀念衝突或話語交鋒，反而創造意義梳理與深入理解的契機。下面段落將以不同跨性別朋友的經驗敘說與自我詮釋，對照溝通交流當下研究者個人所配備的學科技能、身體、性別意識與性別識讀能力（literacy），從互動往來的兩造之間的「落差」、縫補、與接合的來回往返，（試著）從中描繪跨性別者多元多樣的性與性別的觀想，以及落實在身體與親密關係上的性別樣態。

（一）訓練有素的眼光：察覺性別身體的微訊息政略

九年前在一次UA團體的聚會活動當中，遇見多位跨性別朋友及其「家屬」。¹⁸這些人當中有「男」有「女」，有些還可以分辨的出是FTM或MTF（男跨女，male to female）。而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初次見面的朋友，身材中等、骨架較小，留著短髮有些中性卻又不失些許陽剛，我向她點頭微笑算是打招呼，心裡想說這位朋友長得清秀又頗有禮貌，不愧是一枚優質跨性T¹⁹

16 訪談所得的資料，在我發表出版的〈跨性別者的成家之道〉（林文玲 2014）一文中，已多所引用並加以分析。

17 下文提及的跨性別朋友，將以她或他的自我性別認同呈現，如以CD、FTM、MTF、TS等詞加以標示。這些前來參與團體活動的朋友，其最大公約數在於一定程度上認同廣義「跨性別」這項大傘下的各項性別身分，諸如CD、FTM、MTF、TS等。而不同的性別身分或自我認同也將在不同的議題或事件上發酵或凸顯出來。以爭取性別友善廁所為例，團體內部有過多次的聚焦討論，前來與會的朋友每次稍有不同，在揭露各自的經驗與想法的同時，常常看到彼此之間的不同意見與主張。UA團體對議題或事件的討論比較側重現象或事件之釐清、意見的陳述以及觀點之交流與激盪。對議題或事件產生共同而一致性的認知，在UA團體甚少出現。

18 指的通常是跨性別朋友的配偶或伴侶。

19 「跨性T」於此處須拆成「跨性」與「T」兩個部分補充解釋。「跨性」在此指的是有著相當男性化氣質與認同的性別主體，其性別之日常表達與實踐，相當踰越原生生理女性的規範，但卻（還）沒有去進行或啟動變性的程序。而「T」的部分，一般用於指女同志中較為陽剛

(我的認定與以為)。隨即，每次團體活動的例行性自我介紹開始，我旁邊這位新朋友說：「我是妮妮，MTF，還沒有OP²⁰，正在做心理評估，剛去長庚掛內分泌門診，希望開始HRT²¹...，喔還有，我喜歡的是女生」。這位花名叫妮妮的人剛剛「揭示」自己是一位還未動手術的MTF。換句話說，眼前這位被我「判別」為有著陽剛氣質（隱含著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的生理女性（biological sex），是一位還在性別轉換過程中的生理男性。對妮妮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誤判」，讓我對自己的性別識讀能力開始有了一些檢視的機會。

1、通過「男—女」濾鏡檢索性別特徵

辨別一個人的性別一般都是通過視覺感官，將接收到的訊息連結到既有之經驗認知的資料庫當中，進行篩檢與比對。也就是說我們對性別的感知（perception）是經由「過濾」的程序，指引我們到某些特定需要去注意的東西上，譬如外表、身形大小、鬍鬚、胸部或喉結等，並在身體之性別特徵的兩種範疇中去判別某一個人是男或是女。通過視覺所感知的事物及其分辨出來的屬性，不容置疑、極具說服力，視覺（vision）因此在社會交往中扮演特權的作用並建構主體間（intersubjective）關於性別的諸種現實（參考Friedman 2012：284）。前述說明指出我對妮妮的性別認知是通過「標準」程序而得出的結論。但很明顯的我對性別表徵的經驗性知識，導引出來是我的「誤識」與「錯判」。原來，面對這群跨性別朋友，雖然親眼看見但不一定能夠知道他的「真」性別；或者更確切地說：眼見卻不足以為「憑」。

如同Asia Friedman（2004）所指出，當人們看到別人的時候，首先從

（或所謂的「男性化」）的人。由於「同志」一詞所強調的「性慾特質」（sexuality），因此「T」在我們的（性別）文化語境當中，指涉的不只是性別氣質與性別角色，而是強烈的包含性的慾望以及性的互動中採取的慾望位置。因此，「跨性T」一詞實際上合併了「跨性別」所側重的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以及同性戀身分中「女人愛女人」的性認同。

20 OP是動手術的縮寫，此處指的是還未動變性手術。

21 荷爾蒙取代療法（HRT,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為變性慾者提供與現實生活訓練／測試（RLT, Real Life Training／Real Life Test）同期進行的醫療介入。荷爾蒙治療一般為期兩年或以上，作用是為變性者提供異性荷爾蒙製劑以取代先天荷爾蒙，讓變性者在RLT進行期間適應身體型態在藥物作用下的轉變，並觀察變性者對荷爾蒙製劑的身體反應，以調整劑量或施以適合的製劑種類。

「男」或「女」兩種給定的範疇去看，而且通常也只有這兩種選擇。兩種選擇的日積月累與習慣養成，加上「眼見為憑」、「親眼目睹」的視覺經驗主義的「不容辯解」，讓我們相信我們的眼睛所看到的，確信我們看到之物的確切歸屬（參考Friedman 2004：3）。鎖定幾樣社會文化框架下的重點標記去辨認性別，人們所進行的感知活動有些「被動」（順應既有的經驗模式而產生），因此讓性別表現有了「自然化」（naturalized）的現象。然而只要有人在這些重點項目上有些許不協調，就容易引起異樣眼光。但弔詭的是，當我們選定並聚焦某些特定資訊做為性別判定的基礎時，我們同時讓許多其它與性別相關的訊息、資料變得不重要，讓人反而對「可疑之物」視而不見，不起疑心並從而忽略（參考Friedman 2004：4）。

雖然辨認性別的視覺機制，基本上是被社會成員所共享，但不同主體對這一套機制的取用因應各自的意圖、想望或稍有偏移的（觀看）角度而展現相當不一樣的連結關係。尤其需要經歷實際生活測試或訓練的跨性別朋友，²²常常練就一身高超的性別辨識以及隨之而來的展演、體現之能力。跨性別朋友常常說「性別是一種整體的感覺」，（看起來）是男或是女還有身體的許多微訊息（micro-messages）以及一些非視覺性徵（non-visual sex attribution）須好好整飾（參考Goffman 1959），細細經營。上面提到的第二或第三性徵的乳房、體毛、喉結、聲音、氣質、體態對這些朋友而言等都還是表面而「粗糙」的識別項目，皮膚的質感與彈性、膚色、眉毛的位置與形狀、髖部與臀部的線條、說話的聲調口吻、眼神的互動或接觸以及氣質體態等，尤其是MTF諸位朋友特別強調要細細琢磨與好好維護的性別微訊息。MTF朋友指出的注意事項，都與視覺對某「特定之物」的觀察緊密相連，也與視覺連動的其他感官所喚起的感覺、知覺交織一起而產生意義。譬如將注意力放在眉毛於眉骨（較為）上方或下方的位置，以辨認一個人的性別，實際上已涉及性別歸類以及某種特定「看」的能力。

而這個看的能力，對所觀察之物（譬如眉毛位置）進行定位並從中構

22 下節「真槍實彈過生活：體驗生存世界的幽微治理」將以實際生活測試為主題。

建了對它的理解。這樣一種「觀視」顯露著某種訓練有素的眼光 (skilled vision)，在這眼光運作的當下，一些特定的 (性別、身體之) 意識形態、審美觀的社會意識將滲入其中，進行觀察的人因而能夠從中組構或知悉其中性別之社會意涵 (參考Grasseni 2007 : 45)。換言之，看、身體與性別之間的關係形成，包括因仔細觀察而來的覺察、體會、揣度、模仿，而成為觀察者特別的「觀看之道」以及帶出的身體技術，而這兩種技術都屬體現的技能 (embodied skills)。此外，性別微訊息與非視覺性徵的「觀察入微」於跨性別主體，是為了更精細地營造性別身體之整體樣態。而性別微訊息與非視覺性徵的整飾以及細緻操控，對他或她而言不只是「瞞混過關」 (passing)²³，通過 (社會文化之) 性別濾鏡所聚焦檢視的重要特徵部位就好。最上乘的情況是將這些性別「屬性」，包括將那些不在過濾所表列的其他項目，以幾近沒有縫隙的方式黏合在自己身上，讓自己在舉手投足之間一切看起來既協調又「神態自若」。跨性別者能夠「神態自若」表現自身想望的性別，通常經歷多方「觀察－揣摩－演練」的來回往返過程，而漸次達成。

誠如所言，看是一種身體技術 (Mauss 1979)，摻雜著文化的諄諄教誨，學習如何看與分辨，以及展現為特定的社會習癖 (Bourdieu 1977)。引申來說，體現技能是實踐者參與／介入到他的環境，並在特定的社會關係之中所發展出來。而「身體是一個人最初的也是最天然的工具，或者更確切一些…身體是人的最初的與最天然的技術對象 (technical object)，同時也是人的技術手段 (technical means)」 (Mauss 1979 : 104)。當個體作為文化技術的對象，經由身體的不斷演練進而記得這些技術，社會文化在此進行了它的刻寫。跨性別主體觀看性別世界的方式，不只停留在「慣常」的視域範圍，而是深入性別得以顯現意義、意涵具默識作用的聯通網絡，探索性別體現的細微之處。這細微的觀視來自於不斷的學習，一種社會學徒 (social apprenticeship) 過程而達到。關於「看」性別的社會學徒過程，其學習的內容包含如何看待性／別世界，如何理解特定的性／別對象或現象；在過程當

23 意為通過轉變。變性者經歷過渡期後，在現實社會能成功地以異性性別角色被公眾接納。

中學習者的感官與情感將涉入其中，並將自己織入意義生發的網絡，通過認同、協商或拒斥的交織與交錯，開展出某種烙印著主流文化意識與色彩的性／別專家之眼光（professional vision）與知能。

2、看的深入所「觸」及的感知與意識

有些MTF朋友為了更加融入女性角色，除了在視覺所接收、鎖定的外表（衣著、鞋子、飾品、化粧之外，也包括胸罩選擇以及NuBra的使用）、神態舉止上力求表現出女性的樣態之外，在社會公開場合如職場、學校或社交活動，為了更為適切扮演社會交往當下所採行的角色，一部分的MTF朋友甚至會使用生理護墊這樣一種「隱形技法」，²⁴讓自己的身形體態更是一位女性。MTF秀秀發言表示，「生理護墊的使用會讓人在舉手投足之間更有一種謹慎行事的提醒，包括走路、坐姿以及站立時的各種動作」。而MTF華敏則說，「生理護墊〔的使用〕會帶來安全與〔得到〕保護的感覺」。在旁有哲學專業背景的MTF Jennifer補充說明這樣一種狀態的「進入」，是為了貼近女生的身心靈（魂）之狀態，經驗這樣一種身體知覺以及處遇（感）。Jennifer進一步詮釋她的見解，「器官的有無當然是界定性別『是什麼』的要素，但器官和生理現象〔引發〕的身體感覺，才是讓性別『成為什麼』的關鍵。」Jennifer對性別構成的精闢想法，指出「看性別」的「主動性」以及它所觸動的其他類型的身體技能之發展。

某次團體聚會四十多歲、身材勻稱、面貌姣好的CD姊妹Vivian是一位科技專業經理人，為大家開班授課，教導嚮往以「OL」（Office Lady，上班族女性）為模範形象的MTF姊妹如何行為舉止以更為女人。²⁵這次課程接續之前幾次以彩妝、衣著搭配、儀容外表的主題，內容著重日常生活舉手投足的一些關鍵細節。舉凡用餐時如何輕盈小心地使用碗筷、湯匙，無形中練習而養成優雅的餐桌儀態。另外諸如如何細嚼慢嚥，以及如何雙腿併攏坐好，並訓練大家如何以吸管啜飲飲料。Vivian同時教導身材高大、壯碩的姊妹如何走小

24 相對於NuBra明顯有效果的手法，使用生理護墊的手法顯得微隱而私密。

25 當然有些MTF姊妹希望的理想形象是「林志玲」型的，則會有另外的一些細節，尤其是聲音需要去揣摩與學習。

跨步，以及避免走起路來搖頭晃腦。課後心得交流，Vivian總結地說，「不只看的到的門面要顧好，一些看不到的細部動作也需揣摩、注意」。Vivian提點的各式「撇步」以便邁向「女人」之化境，已不僅僅是視覺之物的表達或接收的事情。對此FTM誠浩分享一則故事作為回應，他的阿姨出生眼睛就看不見，與同樣是天生眼盲的姨丈結婚。小時候媽媽帶他去阿姨家串門子，阿姨有次跟誠浩的母親說，妳這小孩很「查甫款」，跟她的三個姊姊都不一樣。阿姨表示，聽誠浩走路的樣子、還有說話的語氣，像「查甫」，沒有「查某款」。

Asia Friedman (2013) 對跨性別者與盲人兩族群如何辨識性別細微之處的研究，完好解釋誠浩的阿姨對性別的「聽」察。Friedman指出，盲人對於性別的辨識所強調的非視覺的訊息，如走路的聲響（包括鞋的種類以及腳步聲）、行進的快慢、節奏，講話的聲調或音量等，都是辨別一個人性別是什麼的基本項目。Friedman歸納指出，盲人以超出視覺感官的接收機制，開放給性別徵候的聲響線索，從所謂的「性別聲響」（the sound of sex），關照更為全面的各感官聯合作用所揭露的性別訊息（Friedman 2013 : 64-65）。此外，由於盲人在整理聽覺訊息所擁有的專業能力以及積累的知識，他們還可以使用各種各樣令人驚艷的方式，去辨別某一位在他周圍卻沒有發出口語聲響的人，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聲音可愛度」就是一項叫人嘖嘖讚嘆的能力，諸如裙子摩擦身體、腿部的聲音，一個嘖嘖或咳嗽，甚至手機鈴聲，都是聲音可愛度的線索所在，也是性徵表露其意義之所在（參考Friedman 2013 : 64-65）。

總括而言，跨性別者為了成為經驗豐富的性別（樣態、知識之）「專家」，在社會交往的場合藉由觀察與模仿（其他人）來微調他們的知覺，以達到對情境以及人事物的認識或理解。在特別的處遇如近身接觸或密集人際互動時刻，有些MTF運用生理護墊作為「輔具」，以期「不著痕跡」表現出超乎外表（訴求）的「更（sur-）真實」的性別。在此，運用「輔具」的MTF朋友透過觀察與模仿經驗老到的實踐者（在此為生理女性因應生理現象而來的身體感），為自己帶來行為舉止上的調整。由於個體在觀察與模仿的當下，進入的是一種學習的過程，構築的是一種對經驗熟練者的移情

(empathic) 作用 (Gieser 2008)。²⁶通過意圖、投入或參與的程度以及情緒延展的同步效應，性別實踐者的知覺（狀態）將有所轉化或改變，如感覺「更是」女生。²⁷MTF姊妹此種感知、意識上的轉化，來自於看的主動性：「看」的深入所「觸」及到的「女人意識」，一種意識的共鳴，或梅洛龐蒂所闡述的身體的共鳴（參考MacDougall 1998：50-53，58）。

承接上述，觀察、模仿與學習，指出跨性別者「看到」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並非一定的密合（其實是有縫隙的），進而有意識地將兩者進行某種程度的脫鉤或鬆動它們之間密合的膠漆關係。而脫鉤或有所鬆動的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是在既有性別二元體制之下所產生，兩者之間的重新接合，也將在這個體制範圍之內進行。換言之，以生理性別為基礎所規範、養成的社會性別，兩者所鑲嵌、內在的社會建制與性別二元體系，將社會所有人納入，是每個人日常生活所憑藉，也是跨性別者每日的生活世界。性別二元體制於不同社會場域，動態形塑每一個個人，然而男女兩性活在同一個世界，卻被施以不同的性別化教養（參考Thorne 1997）。性別的養成，諸如男性化或女性化、性別角色等，烙印在個人身上並於社會生活的互動中發揮作用。跨性別者的性別「跨越」，因此是在生理性別以及養成的社會性別之間，因應各自的男或女的概念以及男性化或女性化的自我投射或想像，於鬆動、脫鉤兩者的當下，重新予於接合。重新接合之後所呈現出來的性別與想望，多半也會是社會既存之（多樣的）男性化或女性化之各種表現。

3、「看性別」的「主動性」

跨性別者探針式的神入「觀察」與人類學的田野訓練有了些許的交集。²⁸

26 一些MTF對「月經」生理現象一事的正面積極態度，與多數FTM朋友對月經、生理期這件事的不喜歡（尤其「月經來潮」清楚而令人難以辯駁地顯示出某人的生理性別）或拒斥的態度，形成強烈對比。

27 「更為女人」的說法，來自於幾位MTF的自我表述。在此我借用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宣稱的，解放長久禁錮於專斷實用主義的「想像力」（l'imagination），以表現出比現實世界更真實、更有意義之所在，來進行理解。而超現實主義大師級人物的達利（Salvador Dali）、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等人的作品，所習慣採用精細而寫實的手法，來表現意念、想像、（下）意識的交織與交錯，以及由此指認出來的真實／再現，我認為可以為正文裡「更為女人」、「更真實」性別的說法、現象，提供一個頗為貼切的註解。

28 記得在人類學課堂上或田野工作的訓練上，從來沒有一位老師特別教導我們如何去觀察性別，

人們在日常生活似乎不太需要看到性別這麼細微之處，但跨性別者卻不時深入觀察、累積心得，進而修整形體容貌以及注意言行舉止，於特定社會場域或情境之中推出「協調」而「適切」的性別表達，進而主動地被看到。在這個意義上，跨性別朋友（比我）更像一位訓練有素的觀察者，知道自己要觀看什麼，而且都比較是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之中，體察現象或行為背後的情境指涉；同時也能夠將觀察到的事物歸入系統，統整為一套有肌理、植基於脈絡的社會互動及其意涵，成就一種「為自己所用」的性別知識庫存。但不同於一般田野觀察者所進行的資料收集、謄寫、彙整以及歸納與分析的學科知識活動，跨性別者投身觀察的場域，正是她們演練並實行性別的真實場域。對跨性別主體而言，這些觀察得來的心得將不會停留在知性的層次，而是將轉進、化為身體、肉身的一部分，一種體用的知識並展現其各有殊的主體性。在此主體性的多重質地是透過身體／物質性經驗而顯露出來（參考Moore 1994：81）；或者如E. Patrick Johnson所提出的「a theory in the flesh」，跨性別朋友用來描述知識的語言是根植於她或他的身體、肉身當中（參考2005：135）。

此外，跨性別朋友「看性別」的「主動性」而來的體用知識，是有別於人類學學科所立基的視覺中心主義（ocularcentrism），以及由此而來的清晰且層次分明的知識範式（paradigm）。現象學的說法所闡釋的看、知覺、身體與意義、生活世界之間的相互關係，較能貼近跨性別存在與主體樣態。現象學式的解析：當我們看見對象時，除了形象的資訊以外，對於東西的其他物質特色會產生各種各樣的「體感」與「質感」，這是因為當我們進行觀看時我們的肉身將超越眼睛作用而逕行展開它的功能。而且視覺活動的同時，整個肉身可能還活躍著，——它彷彿試圖考驗自己，甚至試著練習正在觀看的與未來活動的連結可能——，而這整個過程造成所謂的直觀。我們就是依賴這樣一種繁複的直觀活動完成所謂的「視覺」作用。引申來說，所有被各種感官知覺開闢出的意義現象總是含有動感、肉身自覺的意義，甚至「意

只記得於國外研究所時，一位體質人類學的授課老師曾經提到，人類最無法改變的部位在臍部一帶，所以變性人（這位老師指的應該是女變男FTM）常因這個部位而洩漏「秘密」。

義」也等於是體現結構的「肉身」（參考Obert 2005：238）。這些體現結構的「肉身」，一方面揭示跨性別者盡力活出二元性別框限下的形象、社會生活與型態。²⁹再一方面跨性別朋友經歷性別打造的去自然化以及重新理想化的雙重過程，³⁰出落的仿真甚至更真的男人或女人，正說明擬仿（mimicry）超越「原型」，夾帶的重置與否認的力道，挑戰了男女二元性別「原型」的終極權威。³¹

經由長年鍛鍊的觀察與知識積累也造就了跨性別朋友的某種特殊能力，一種轉用自「gay雷達」的「trans雷達」。跨性別朋友常常會自傲地說，走在街上不少「同路人」都會被她或他們的雷達給偵測出來。這神奇的「trans雷達」據說只能意會，並沒有確切方式可以學習得到。不過，在我與跨性別朋友的交往互動以及日積月累的「薰陶」之下，漸漸對於身體所嶄露的性別或性別化的身體，有了不同層次的關注，於是我也開始從性別的視角「觀看」公開場合中各式各樣的人。這個時候發現性別座落在不同年齡、階級、工作屬性、身形外表或生命階段（如帶著小孩的父母）的個人，都呈現相當多樣的「性別」樣態。尤其，青少年、青少女，譬如一起結伴出遊，在捷運的車廂中總會看到這些少年朋友不太自然的肢體動作，好像不太知道如何擺放自己（的手腳）。跨性別朋友為我解析說，這些年輕人正在經歷身體具有性別徵候的變化，也一直在手腳、動作的不知如何擺放當中，嘗試、調整怎樣的「性別」該在自己身上長出來。這與跨性別者從諸多微訊息中「磨練」、「演化」自己的性別身形有異曲同工之妙，兩者也都具體說明了「性別」如

29 雖然許多人認為變性者或跨性別者的性別轉換，是服膺甚至強化男女二元的性別構想與框架。然而Tom Boellstorff等人於「Decolonizing Transgender」的數位論壇中，探討去殖民與跨性別或酷兒研究之間的關係，特別提到性別二元是通過權力支配系統而產生想法，運作其意識形態。因此任何移位或鬆動這項二元性的舉措，諸如跨性別者從深刻體察這項二元框架的社會建制，從中出發、開始逆寫，進而落實自身的性別跨越或改造計畫，都是某種形式的反抗（resistance）或解放（liberation）的舉措（參考Boellstorff et al. 2014：432-433）。

30 Judith Butler（1993）認為*Paris Is Burning*影片中扮裝皇后的形象，是一種對異性戀的性別規範的去自然化與重新理想化的雙重過程。

31 借用Homi K. Bhabha對「擬仿」一詞的指涉，「擬仿是建構在曖昧矛盾中才有效，並且必須不斷產生失誤與差異。擬仿使殖民論述的權威受到不確定性的攻擊，顯露出差異的再現，是一種否定的過程」（Bhabha 1994：86）。Bhabha還認為「擬仿是差異與慾望的重覆性失誤，摧毀了殖民者的自戀權威」（Bhabha 1994：86，90）。

何「住進」到一個個身體的社會刻寫過程。

(二) 真槍實彈過生活：體驗生存世界的幽微治理

性別「住進」身體的社會刻寫過程，引出跨性別議題除了證件註記性別的論辯以及解剖學狀態性別的探討之外，跨性別者於日常生活中在何種程度已經用另一性別進行生活的「日常性別」，是瞭解跨性別主體形成的重要視角。現實生活訓練／測試（R L T, Real Life Training／Real Life Test）是變性醫療中的一項診療指標，用來觀察並評估求診者24小時全天候以另一種性別生活的適應能力，以及與親朋好友或同事的相處狀況。RLT是探尋性別跨越者日常生活的性別互動，在變性醫療的專業上，是一項診療的指標。從最廣泛的意義來看，RLT是每一個想要以另一種性別生活的人需要經歷的過程。

1、現實生活訓練

以下提供一齣由跨性別朋友一起構思、完成的小型舞台劇的第四幕，作為勾勒、呈現跨性別朋友於日常生活情境時常面臨的挑戰。這齣舞台劇幾年前，曾於一次持有邀請函才能進場的小型而氣氛熱絡的跨性別主題晚會中演出。

第四幕「RLT篇」

旁白：長大之後的小南決定要變性成為真正的男人，於是他開始進行男性身分的「實際生活體驗」並改名為「子漢」（背景音樂：堂堂五尺以上，我是男子漢…），有一天，小南在一家餐廳用餐，遇到了同事林白慕……

白慕：嘿！小南！吃飯喔！

小南：對啊！要不要一起坐（邀請白慕同桌吃飯）

白慕：好啊！你昨天有沒有看棒球？

小南：有啊，中華隊8：1把大榮鷹修理得慘兮兮

白慕：不曉得今天比賽的情形如何？你，你假日都待在家裡沒出去啊？

小南：一個人也不知道做什麼好，你不是有兩個小孩嗎？怎麼沒帶

孩子出去玩？

白慕：嘿嘿！我老婆帶孩子回娘家，今天晚上跟老王約好要去PUB玩，你要不要一起來？跟你說喔，PUB裡面的小姐…

旁白：正當兩人聊得很愉快的時候，一位亮眼的美女走進餐廳，小南一眼就看到她，正高興有機會可以把妹的時候突然發現這位美女很眼熟，好像在那兒見過……想了半天才猛然想起那是他高中同學秀蘭，還記得秀蘭的口頭禪是：「我的媽呀！」所以當時同學就幫她取了綽號叫作「秀蘭媽呀」……這時候，小南覺得大事不妙，刻意避開秀蘭的目光，可惜一切都太晚了……

秀蘭：（驚喜又興奮地向小南跑來）我的媽呀！~~小南~~你怎麼在這兒啊！好久不見了，我的媽呀！……（聒噪地寒暄著）

小南：（跟白慕介紹）嗯…這是我高中同學秀蘭媽呀，（回頭向秀蘭介紹）這位是我同事林白慕。

秀蘭：（向白慕說）你好。（轉向小南）我的媽呀！小南你越來越像男生了，你上班也這樣穿嗎？

小南：（緊張貌）嗯，秀蘭，妳還沒點餐趕快去點吧！

白慕：你們高中是男女合班啊？

小南：（面有難色）嗯…對啊，班上女生多，她們習慣把我當成姊妹。

白慕：喔~~，難怪你剛進公司的時候大家都覺得你有點娘娘腔動作——秀蘭點餐回來，坐在小南旁邊，白慕有意搭訕…

白慕：疑！你們是讀哪一所高中啊？

秀蘭：我們讀板中。

白慕：好巧喔！我妹妹也是板中畢業的，ㄟ／…可是我聽說板中是男女分班的呀！

小南：（趕緊打發白慕離開）嗯…白慕，你不是要點飲料嗎？順便幫我點一杯咖啡好嗎？我要拿鐵…

小南：（向秀蘭解釋）嘿，我這個同事神經神經的，講話常常沒頭沒尾，我今天晚上要參加化妝舞會才做這樣打扮的。

秀蘭：喔，這樣啊，小南，你的聲音好低喔，你感冒了嗎？³²

小南：喔…是因為…因為喉嚨長繭，才變這樣的。（心虛貌）

秀蘭：喔，對了，你怎麼都不參加同學會呢？八年了耶！都不跟我們聯絡，打電話也找不到你…

小南：大家都還好嗎？

秀蘭：都還不錯，聽說阿花快結婚了呢！同學會的時候阿珠帶她一歲的女兒來參加，好可愛喔！我們還打賭你什麼時候會結婚啊？！（白慕剛好回來）

白慕：結婚？\……看不出來喔！我怎麼沒聽說你有女朋友啊？

秀蘭：女朋友？！（一付霧煞煞貌）

小南：（非常尷尬地打圓場）沒有啊！別開玩笑了，我怎麼可能有女朋友嘛！別鬧了…，喔，我還有事情，差不多該走了，我上一下廁所。

秀蘭：好，我跟你一起去（拉著小南的袖子）

白慕：喔，要走囉！好啊，那我也去上個廁所

動作—三個人慢慢走到廁所前面停格，燈光聚焦在小南的臉上

旁白：小南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他抬起頭看著門上標示男廁和女廁的圖案，這個時候的他好希望能夠看到第三間沒有性別標記的廁所，就算是殘障廁所也好，要進哪一間呢？算了，還是忍一忍吧！

劇本描繪的場景具體而微地將轉換中或轉換完成的跨性別朋友，於日常生活可能碰到的「考驗」一一提點出來：以前、現在，朋友、同學、同事，職場、社交、公共場合，男女朋友、親密關係，家庭、結婚等。這場戲最後上廁所場景直指跨性別者的日常處境。對許多跨性別朋友而言，公眾場所去上廁所這件事彷彿「如臨大敵」一般，每次都像是真實生活的膽識挑戰，

32 開始施用男性賀爾蒙的FTM，聲音通常會明顯變得低沉。

MTF如筠於某次團體聚會中如是表達，

雖然我時常會被人認為是女生，那麼我應該可以過Real Life Test的生活，可是我還是對自己沒信心，不敢進女更衣室和女廁所呢！一方面是我覺得他們是看到我頭髮才這樣認為的，可是我喉結太大了，被看到一定會被懷疑的。還有就是身高，身高這種事就算變性整形也是沒辦法改善的。

MTF如筠講述的情境，跨性別朋友大多感同身受，如何化解公眾場所如廁的難題，常常成為團體聚會時熱烈交流的話題。跨性別朋友相互傳授順利進出公共廁所的方式，譬如穿著、打扮上更為常民，不引人注目、神色不慌張，行為舉止自然、盡量融入環境、空間當中。由於我剪短髮以及較為中性的穿著，上女廁時常被指指點點，有時會遭人盤問或制止進入，自認相當能夠體會公共場所去廁所這件事所帶來的壓力與戒慎恐懼之感。我自己以為的能夠「體會、瞭解」，卻因為跟著兩位FTM朋友一起進男廁，而有了不同向度的演變。

2、不只是膽識考驗

領我進入男性公共廁所的兩位FTM朋友身形各異，做了女變男第三階陰莖重建手術多年的文雄，身材稍微矮胖，多年來都使用男廁小便斗。身材近一米七的宇皓未做第三階的重建手術，當時性別身分變更登記已一年多，他以自己研發製作的小尿斗握於手中，進公共廁所與其他男性一般就便斗小解。我外型做了一些偽裝，夾在他們兩人中間前後進入洗手間，手中拿著宇皓給的特製小尿斗，看他們倆人神色自若地各就其位，我頓時只能膽怯地走入小間。這是FTM朋友給我的現實生活訓練／測試，我臨陣脫逃，遁入廁所小間，以避開可能出現的尷尬或難堪。前述經歷讓我更能同意MTF華敏對跨性別族群公共空間出場的思辨：

在大多數的時候與多數TS常民，我們並不是「故意穿著很奇怪，進廁所，然後覺得很驕傲、顛覆了性別」的酷異人種…。我不覺得

怪怪屬性的人加湊在一起，就可以具有特定超越神聖屬性的顛覆效果。而是應當要放在具體脈絡中，放在社群、地方與貼合在感受與生命經驗當中。

華敏的講話，具體勾勒跨性別者的生活世界所交織的日常生活、人際體驗、社會事實的肉身生存處境，以及社會互動的意涵與效應。

跨性別者的現實生活訓練／測試及其經驗歷程，對應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反省討論或侷限，帶出一些可能的思考與面向。Clifford Geertz曾經提到：

我們實際上沒法運用某種超乎常人的感知能力、一種超乎天性的、使人能像一個土著一樣去思考、感受、理解的能力，那麼，人類學如何可能擁有关于土著怎麼思想、感受和理解的知識。（Geertz 1983／楊德睿譯 2002：84）

Geertz（同上引：85）提出研究者透過「設身處地的同情」（*einfühlen*）而來的心理親近性以及跨文化認同，來闡述、解套上面提及的難題。並藉助心理分析家Heinz Kohut對經驗親近與經驗疏遠（*experience-distant*）概念的討論，為資料的整理與爬梳提出看法：

如何把握對另一個民族而言屬於「經驗親近的概念」，並且對其瞭解的程度充分到足以將之安置在具有說明效果的聯結之中，使之扣連到理論家為掌握社會生活之普遍性特徵所塑造出來的「經驗疏遠的概念」，這樣的工作，就算稍微不那麼神奇，卻很顯然地至少與「把自己放進別人的軀體之中」一樣複雜。（同上引：87）

Geertz一方面指出田野研究的當下參與，實則牽動後續的分析與書寫的工作，以及詮釋得以出現與落實的層面。另一方面Geertz對田野研究與書寫詮釋的論證，依然可以辨識其中主客體分野的烙印。

如果說經由田野參與可以對研究對象的思考、感受與理解有一種「經驗

親近」(experience-near)而來的認識與掌握(同上引:85),透過現實生活訓練／測試,從中領略與體驗的還有情感以及情緒的湧現、昇起,上述進男廁的經驗中以緊張、不安與壓迫,感受最為深刻。³³引申而言,情感投注的深淺成就經驗的親疏體認,重點在於對客體對象的體認;而情感的湧出是臨現於感知、行動主體的肉身上。進一步來說,我進男廁(某種RLT)所經歷的具體彰顯為兩個面向,一為研究者經歷研究對象具關鍵性的生活場面以及從而浮現的感知、體驗,溢出主客界線。另一為研究者針對那項關鍵性場面的經歷所進入的後續書寫過程,一種將研究者自我當作一項研究資源,啟動自身的記憶與回想(Collins and Gallinat 2010)。明顯的,這兩個面向都承載並鑲嵌於肉身。³⁴

根據梅洛龐蒂的說法,肉身是我們所有行動與體驗的最具體的根底,讓我們顯露於世界之前(être exposé au monde),也讓我們能與其他軀體、肉體的自我溝通(引自Obert 2005:236)。就此前提,世界的實有及其意義是我們每次的身體行動、過程,重新生活出來的真實(réalité vécue)」(引自Obert 2005:234)。而梅洛龐蒂對於肉身以及具肉身的自我(sujet incarné)的把握,更為契合在現實生活訓練／測試的場面所凸顯的,肉身的出場、相互遭遇以及從中浮現的感知、體驗。這項肉身生存處境的生活世界,似乎超克「經驗疏遠」調度所面臨的「把自己放進別人的軀體之中」的複雜難題(Geertz 1983／楊德睿譯 2002:87),也讓書寫階段動用的記憶、回想,時時召喚著身體的感知記憶,一種性別身體而來的經驗之重新記起與一再回溯。

身體經驗的記起、回溯,鮮明與否是與時間的持續、延展高度相關。持小尿斗進男廁的那一次現實生活訓練／測試,於我而言過程雖短暫卻有著高度壓力,以至於事後每次想起都還領略某種情緒上的強度。相較於我的短暫考驗,對進行著或完成轉換的跨性別朋友來說,日常考驗的點點滴滴將延

33 此處的情緒張力,已不只是Paul Stoller (1997)所提倡的「通過身體上的疼痛或嘗試」而已。

34 Geertz (1973)對峇里島男性鬥雞的文章,細緻描述自己如何於剛進田野的時候,被在地人當成空氣一般視為局外人,卻在一次武警清查鬥雞的行動,跟著本地人一起逃竄,而被本地人納入,成為與自己一國人的過程。文章中Geertz雖未明確指出身體／現場／同在的議題,但不可諱言地,Geertz的肉身、行動與意向,讓他與當地人有了溝通與交會的可能。

展為生活上的時時刻刻。而我在那次現實生活訓練／測試中所經歷的強烈緊張、不安與壓迫感，若變成生活中的時時刻刻與點點滴滴，那將是一種甚麼樣的景況？在FTM日昇的告別式現場，以另一種性別行走江湖的跨性別者的生活世界顯露了它的梗概。

3、身入性別幽微治理之處

幾年前第一次遇見日昇是相約在新竹高鐵站，由於不知彼此長相，在空間不大的高鐵候車區域經過一番簡訊來回，才移步到一位身材嬌小、長相清秀、全身黑衣黑褲、載著棒球帽壓住自己眼神，藏身眾多旅客間，在我的分類歸屬小T類別的日昇。後來於平日互動當中，常遇見日昇反覆述說他身為庶出子女，看到自己母親在深具社會名望的父親家族所受的待遇，以及自己生為「女兒」其地位之低下、不受重視以及不時遭受到的羞辱。日昇常說：「如果我是男生，我媽的命就不會那麼不好，也不會那麼早就死了」、「男生講話比較有份量」、「一樣都是小老婆生的，我阿姨生兒子之後，在家族中的地位大大不同」。這位心思敏銳的年輕朋友，因為身分、社會位置與性別的多重弱勢與特殊處境，使得他在成長過程中，深刻體察台灣不能言明的一夫多妻的性別現象，如何對人「秤斤論兩」，如何讓一位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早早有了一種看透，洞察了男女／性別大大不平等的現實。這位朋友想要變換性別的強烈願望，反映的正是這個（不平等的）性別機制對他的深刻烙印。

日昇以結束自己生命的方式終結男女／性別大不同的現實與機制對他生命的啃食與殘害。他留了遺書希望以男裝入殮，懇請跨性別朋友為他完成遺願。警方透過日昇的手機通聯，第一個被告知日昇死亡消息的是FTM恆逸。由於複雜的家族關係與對待方式，警方在跨性別朋友的協助之下，經過一番轉折才掌握日昇的法定親人是誰。至此喪禮一切事宜即轉交給日昇年過七十的父親處理。治喪相關事宜跨性別朋友希望可以協助，也希望能夠再次傳達日昇的遺願，幾次聯繫日昇的父親都不得其門也未獲回應。告別式那天我與跨性別朋友共八九人一起前往台北第二殯儀館送日昇最後一程。帶領我們一起前往的FTM恆逸事前幾次與日昇的父親連絡也表達今日將前來致哀。但於現場我們一群人一字排開站立於十公尺外的地方，經歷約四十分鐘的情勢研

判（怕被暴力驅趕）與來回掙扎（要不要舉起事前作好的標語）。最終，我們打消舉標語重申日昇希望穿著男裝的遺願，並化整為零各自上前向日昇鞠躬送別。

事後FTM恆逸與大家談起告別式當天的情況，他感受到被暴力驅趕的疑慮與恐懼。恆逸解釋說這項疑慮來自於我們社會對家屬或朋友關係認定的絕對優位性，以至於當他思索如何協商與伸張日昇遺願的時候，總是「拉扯」於法定關係而來的家屬權力以及指涉的倫理親疏，既使日昇生活中的情感交流與重要連繫毫無疑問的是跨性別朋友們。而對於恆逸極為擔憂遭到暴力驅趕的恐懼，我當時有些不解也不太能感同身受。恆逸轉換成男性身分生活已十多年，這恐懼由何而來？為何如此具體？對於我的疑惑恆逸的回答，

就是因為這麼多年來以男人身分過生活，碰到的人，講話、處理事情的手法…，在現場的時候還有在跟日昇的父親連絡談事情的感覺，有一種〔來自〕男性很強的威脅感。那種感覺好像是說，你再進一步看看，我扁你喔。這跟我〔以女生〕被教養去處理事情的方式很不一樣。

我覺得恆逸的說法有些不可置信，不過一起去到告別式現場的幾位MTF朋友卻很能理解恆逸的感受，MTF沛玲接著就說，「我當過男生，很清楚那種想暴力解決的衝動」。

此處關於暴力、恐懼以及日常生活的衝突與協商，意味著什麼？依循治理性（governmentality）與生命權力（biopower）的概念進行梳理，或可揭示性別生活世界的幽微之處以及其中的生命治理型態。對Michel Foucault（2008）而言，所有知識形式都將是權力形式，並將透過行政手段來形塑我們的身體與心智。David Graeber（2015：55-58）透過對Foucault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討論，提出他對科層體制及其暴力的深入觀察，其中包括現代生活中無須任何知識體系支撐就能施加於人們身上的肢體暴力。³⁵以此觀

35 如果有人主張可無需出示官方核發的證件就能進入圖書館，那麼，最終武裝人員將蜂擁而至，

之，恆逸於告別式現場的情勢評估所採取的低調行動，在於了悟性別以及親緣關係交織而來的權力以及賦予的位階，隨之採行了避免衝突的「順應」之道。擴大一點來看，跨性別者常被認為其性別改換，是去符應性別的二元劃分，甚至去共謀這項體制。這種不去徹底破除規範，仍然服膺性別二元的舉措，以Graeber的觀點來看，乃是因為大家（此處為看似企圖融入主流性別二分體制的跨性別者）懼怕遭到暴力處置這項後果的直接降臨。³⁶以此再延伸，日昇希望晉身男人行列的強烈想望，在此頓然顯得合情合理，是一種體察性別二元體制男女位置的不對等，而他結束自己生命也在於洞悉這項不平等結構、體制難以突圍的現況。

回到告別式現場，恆逸心中浮現的尖銳感受，相對於我對當時局勢的「遲鈍」（並認為我們一行人「溫良恭儉讓」的樣子，對方應不至於動手驅趕），顯然我們倆人活在不同的性別世界而有了感知、判斷上的差異。我的日常活動與我的教學工作通常透過言語的溝通、交談來進行，肢體、臉部神色的表徵與微表態比較圍繞於言說時的修辭與效果。然而恆逸積極投入性別運動多年，直接面對無數的衝突事件以及激烈辯論的場合，對於社會互動意涵有其研判上的傾向。但恆逸能夠體察性別之不同世界與運作方式，還在於他身體／性別的轉換，以及因應身體屬性而來的社會身分，及其身入的社會互動模式與行為意涵。顯然恆逸十幾年來處身於男性的生活世界，對於日常或社會互動的種種「局勢」（Situation, Situiertheit）長期浸淫其中，從而知悉局勢當中之生存基本條件以及可能的「將來」、「傾向」、「動機」甚至「動力脈絡」的走向（參考Obert 2005：228）。對照現實生活訓練／測試延展而來的全身參與，跨性別者進入（本體論意涵）的生活世界，——有別於能夠隨時從田野現場離開的田野工作者——，是她或他們施展與落實其身體／性別的真實生存場域。而持續的現實生活演練將造就、成為每一位跨性別

運用任何必須使用的工具來制服此人（Graeber 2015：58）。通常人們意識到會有這樣的後果，所以總是儘量避免。

36 譬如職場上露出性別不馴樣態或未能融入性別二元潛規則的人，可能會被雇主以「人際關係不佳」、「無法與人合作」的理由，予以解聘。有些跨性別朋友曾遭遇這樣的事情，而這也是不少跨性別朋友時時刻刻擔心的職場困境。另外，有些跨性別朋友產生社會適應不良現象，被送醫就診或轉至療養院治療。

者的身體感知、意識的向度以及面對生活世界的態度表達。

(三) 不僅僅是性：對不準的範疇／類別

十幾年前剛認識跨性別朋友，MTF朋友們的感情世界或親密關係，讓我相當「眼花撩亂」，常常搞不清楚她旁邊的人是朋友、姊妹淘還是親密伴侶。總以為MTF的情慾對象應該是男生才對，變性之後就可以正當的結合（的確也不乏這樣的例子）。但這樣的「以為」其實相當簡化，也洩漏了自己狹隘的性別關係想像。尤其，當我被CD姊妹、male lesbian、轉換性別中的MTF或者完成變性手術的MTF姊妹，或者跨性T詢問交往的可能時，我的性別關係的範圍、想像與局限全然暴露眼前。我對跨性別朋友的探問通常只能蒼白回應說，我應該不是你的菜。

1、難以言說清楚的情慾地景

起初我的確不太敏感於MTF彼此間的互動關係，都是以姊妹淘來想像她們。但令我大感意外的是，我「認定」的姊妹淘兩人卻是一對親密愛侶。原來許多MTF的慾望對象其實是「女生」，包括所謂的生理女性、異性戀女人、女同性戀者以及跨性別姊妹等。這些慾望的表達中，有對男性的恐懼，有對友情的渴望，或交織著尋找親情或家人的感覺。

不少MTF朋友是經歷了婚姻關係，有了自己的核心家庭或繁衍家庭之後，才漸次顯明地將自己跨性別的部分展露出來。溫蒂與她的太太可以算是高中情侶，不過更像無話不談的手帕交。溫蒂自小雖然有一些女性化的傾向，但也算是一個好動、頑皮的男孩，溫蒂說「感覺自己是男孩也有些女孩的部分」。專科畢業之後與太太順理成章就結了婚，生活看似一切順遂，兩人之間手帕交的情感連結在婚姻的實質關係中起了微妙的變化。兩人都感到愛情熱力的不再，床第之間的互動也難以持續。此時，溫蒂心理感受與外表的女性化傾向也越來越清楚，終於兩人走上分手的路途。回想這段感情過往，溫蒂總是說，與前妻的關係與其說是情人、夫妻，其實更像知心好友的純純關係。不過知心好友的堅實基礎似乎無法撐起一個婚姻所隱含與訴求的性關係、後代繁衍、財產以及異性結合的情感結構與社會現實。脫離了異性婚姻關係，溫蒂就「毫無忌憚」地向變性的生命階段走去。而尋覓一位身心

契合的愛人依舊是她最大的想望。

溫蒂於團體聚會時介紹自己，除了指出自己已經OP（指動過變性手術），換了身分（已辦理、完成性別身分變更程序，領有2開頭的女性身分證）的MTF之外，通常會附加表明自己慾望的對象「男生、女生都可以，也都交往過。我當過異性戀，跟男同志交往過，喜歡過陽剛T，也會想追求帥帥的FTM。」一位就讀人社科系研究所的MTF Janet舉手發問，「妳〔溫蒂〕慾望對象的類型這麼多，不過好像不包括MTF？那妳認為自己是同性、異性戀還是雙性戀？」溫蒂回答，

跟我前妻的關係妳可以說是異性戀關係，我們兩人高一就認識，說我們是情侶還比較像是無話不談的閨密。我覺得與前妻的關係表面上是異性結合，實際互動上男女角色〔的扮演〕並不明顯也沒那麼重要。而床上關係是情投意合，沒有其他特別想像。倒是變性之後我跟男人以及男同志交往，他們有的將我視為女人，有的將我歸類為「不是女人」。我這邊只要看順眼、能接受我〔改變過〕的身體，性這件事上合得來、有吸引力、愉悅有感覺，都值得試看看…。若一定要說的話，我比較認為自己是異性戀，但妳也可以說我是個雙性戀。

對於Janet性慾特質、性取向的發問，溫蒂的回答有些迂迴、沒有切入重點，甚至有些答非所問、不知所云。溫蒂先是交代與前妻的關係、屬性，接著表述自己在親密情感與性關係上的尋索，還有交往對象與自己對彼此關係的認知，其中摻雜著關於性身分（sexual identity）、慾望以及愉悅的認可、表述與實踐。最後溫蒂以異性戀與／或雙性戀作為性取向身分的明確回覆，但卻因為跨越兩個選項而顯得模稜兩可。對比溫蒂自我表述的不甚直接、不怎麼對焦，我於團體聚會時所作的自我介紹，總不假思索、旗幟鮮明，「我的生理性別是女的，我的社會性別是○○，而我的性取向是□□□。」我所自我陳述的「性／別」狀態表面上看起來清楚明瞭，是以認同為基底的範疇、概念之表達，也是一種來自範疇／類別思考（categorical thinking）的

自我貼標籤。反觀溫蒂的話語，是一種試著在人我的認知、感受、觀點，慾望、愉悅，性身分、性慾特質之間輾轉來回，探試言語、意義表達如何貼近自身的體驗、實踐以及反思。溫蒂不甚對焦的語言表述，反而提供了對性慾特質更多元的理解向度，讓人更有機會去探問性、性別、身體、情感與慾望之間的複雜性。而如此複雜中的曖昧與不明，卻更有機會化解範疇／類別思考衍生的身分（表述、概念與意涵）於認識性慾特質上可能產生的侷限，諸如置位於特定的範疇、類別之後，連帶而來的固定疆界、特定指涉及其想像。³⁷

2、觸探性別概念、框架的邊界

溫蒂在完成變性手術與完備性別身分變更程序之後，以一個「嶄新」的人展開更為多元的性別探索路途。不過有些跨性別朋友的親密關係的離合，是亦步亦趨地與變性過程疊合在一起。這意味著親密關係的兩人將同時需要去面對變性所帶來的問題或轉變。可欣三十出頭、生化領域研究人員的MTF，認識現任女友可以說是一場「誤會」造成的結果。可欣與她的女朋友五、六年前在一個拉子集會的場合認識，彼此有好感也察覺到對方有相當正確而正面的性別意識。由於可欣身材與男生相較算是嬌小，所以在外形上以中性打扮，卻被對方誤認是不分偏T的「女同志」。經過一段時日兩人關係發展到一定程度，可欣覺得有必要向對方說明自己MTF的性別樣態。起初對方稍顯驚訝，也覺得可欣的性別狀態衝擊著自己的性／別認同。可欣的「身」尤其衝撞著這位女性友人所服膺的主流女同志社群的「女人愛女人」的這一認同核心。經過幾次的懇談溝通，終於兩人有了共識，可以攜手走一段。

可欣為我分析她與女朋友的關係，她說變性手術之前，她已經認同自己是女性，因此與女友的關係是女同志伴侶，而她自己從一些人眼中看來是一個male lesbian。但從關係屬性與互動質地著眼，可欣覺得她們更像一對「不分」女同志couple，意思是說她們兩人有著相當類似的性別氣質與類近的性

37 如美洲的雙靈人之前被稱為berdache，而這一辭彙強烈隱含的男人之間的性交，實際上並非雙靈人認定的要件或關鍵所在。

別角色。既使她們比較認同自己是一對女同志伴侶，但實質意義卻「可以」有所不同。有一件事可以說明這個「不同」。進行變性手術之前，可欣去醫院存了幾管精子，計畫往後如若時機成熟，可以與女友「生」小孩。我的疑問是「什麼叫時機成熟？」是關係上的穩定？情感上的連結？抑或「成家」的感覺？可欣的回答是說，「都有吧，可能到時候會清楚知道為何要那樣做」。本來我以為可欣變性手術前自我認知與維繫的女同志關係，讓我看到生理性別sex與社會性別gender緊緊相繫的sexuality脫離出來，而實踐了類似Navajo傳統中的同性別關係homogender relationship。但是沒有想到的是，可欣sex改換之後與gender重新接合，如若決定去做人工生殖、繁衍自己小孩，這使得可欣與女友的關係，將進入另一層次意義的sexuality以及親屬關係的連結。前述現象如何描繪以及能夠怎樣去理解，似乎有待概念工具以及話語言說的創發與重新組構。

對比於MTF我較為熟悉的FTM故事則有一些類似的軌跡可循。FTM多多描述自己在青少年時期尚未接觸跨性別概念之前，交的是女朋友，也以為自己是女同志。但多多對女同志文化所訴求的「女人愛女人」的說法與身分認同，卻時常有種違和感。這項違和感主要源自於「女人愛女人」中兩個女人的想像，多多回想自己摸索的歷程，

小時候不是很清楚知道，以為我喜歡女生這樣就是同性戀，一直也都混跡拉子圈，卻又不知道哪裡跟她們〔女同志〕不太一樣，她們赤身裸體一起泡裸湯，或者不介意穿很女性化的胸罩，這些我都很有障礙，也常常懷疑自己到底是什麼。…〔那些不適應與懷疑〕後來才在跨性別團體找到解答，在變性中找到安居的自我。

多多釐清自己所慾求的關係，在主觀上是一種「男人愛女人」的異性情感屬性。而這樣一種異性戀因變性的啟動清晰地分辨「男人愛女人」是一種「男身／生愛女身／生」的主客觀層面與感受質地。多多的「性／別」尋索事跡反映了FTM青少年時期混跡女同志甚為類似的經驗歷程，也多少說明了社會性別無縫接軌於生理性別之上（讓人難以覺察），從而長出的男生或

女生，而且假定他們彼此將會相互吸引，修成正果。若不是男女結合的異性戀，那就一定是同性戀。

FTM多多「男人愛女人」的異性慾望中對自己女性身體以及女性化的「障礙」或厭惡，符合我對女跨男的一貫認知與認識，直到一位來自美國的FTM朋友Chris在團體聚會的交流談話，才使得我對FTM厭惡自己性器官以及性徵的說法有了另一些理解的方式。Chris所在的州並未嚴格規定變更性別必須完成哪些手術，家庭醫師開的診斷證明就可以拿去變更駕照以及學校的學籍資料，而同一張證明到法院公證就可以申請護照。Chris只有使用男性荷爾蒙以及摘除乳房，因為D cup實在太大，手術之後也留下很大的疤痕。Chris向大家說，他站在鏡子前面，看到自己女性的器官，卻依然可以自認為男性。Chris大聲說出，男人也可以有陰道啊。Chris也不諱言地表明，之前他曾與男人（男同志）交往，很享受與男性做愛的愉悅感覺。Chris闡釋他的見解，「認同和身體和性愉悅都是分離的，不一定排排對齊」。³⁸

Chris所謂的「分離」與「排排對齊」，指的是認同、身體、性或性愉悅的概念構成以及所指涉的事物是可以從我們既有的認知或框架當中騰出、挪移或轉置它方。但是性愉悅與身體尤其是深刻烙印性別化徵候的身體進行脫鉤，對此地的FTM朋友而言是一項不好去敘述也很難解說的話題。雖說性愉悅不僅僅是性快感，但性快感無疑構成性愉悅的重要因素。而在FTM身上不管有沒有或經歷了那幾個階段的變性手術，都應該保留了原來身體結構的性快感部位。有些人會說這個性快感部位是原生女性的殘留，如何算是男性的東西？Chris將認同和身體和性愉悅從原先黏附緊密的意義鍊結關係中斷開，透過主體的身心行動置換三者之間的連結意涵。這樣一種概念與指涉的重新配置，在David Valentine（2007）的那些勞工階級而又是拉丁裔或非裔美國人的田野對象，稱自己是同志（gay），而非社工人員、學界人士以及中產階級

38 Raine Dozier（2005）對美國某地方的FTM的研究指出，性、性別與性取向之間被放置於二元框架當中，認定它們彼此之間高度相關並相對固定的基本假定，其實相當有問題的。Dozier的研究對象於闡明他們自身的經驗時，多半難以沿著（對齊）二元的框架來進行，而且那些既有的概念諸如性、性別與性取向，以及身體、慾望與情感的意義與指涉，總是隨著社會環境與互動而有它的歧異性。

的男女同志給她們的跨性別（transgender）「標籤」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兩者都以自我界定的方式，扭轉概念的指涉並開啟意義言說的新地景。

3、投注更多的詮釋勞動，鬆動僵固的性別／想像

具體來說，我們朗朗上口的性取向、性別、慾望或身分認同等概念範疇看似透明，其實充斥著既定的價值與判斷在其中。Valentine（2007）的研究對象相當能夠洞悉同志gay作為一種「範疇／類別」對應於跨性別transgender於美國社會，其實是座落在二元對立的結構（男／女、善／惡、光明／黑暗、異性戀／同性戀、同志／跨性別等等）及其隱含的階序位置。這一套二元結構預設了一套價值判斷，而價值判斷則進一步指向一組（不平等）資源分配的政經結構。換句話說，一旦某一「範疇／類別」被視為具普同意涵、有其本質時，其危險性在於，只要在這個「範疇／類別」下所進行的探討，將被視為有效的經驗說明。並且在這一「範疇／類別」的「指引」之下，研究人員（或許）將無視、無感於田野中差異性／別主體的經驗敘說，或聽不到這些主體有所傾斜卻自我界定的言說聲音。這些被動用的「範疇／類別」在此將不是在協助我們（研究者）趨近或去捕捉活生生經驗的「概念工具」，反而成為排除「其他人」及其經驗的壓迫工具（參考Rubin 1984）。

聽完Chris上述分享，大家深受震撼，幾位FTM朋友舉手分享自己埋藏的想法或道出不為人知的過往。只做了器官摘除而未做陰莖重建手術的FTM翊安說道，「自己其實也並不討厭現在的樣子。之前礙於團體的某種氛圍以及既定FTM的說故事版本，因而會有討厭自己身體〔女性器官〕的強烈表達」；而完成三階變性手術，大家眼中男人味十足的FTM豪哥則大大爆料，講述以前與直男交往的歷史過往，「說真的若不是今天聽到Chris的分享，我想一輩子也不會講出來…。這些經驗〔與前任男友的親密關係〕讓我更懂得女人的需要與希望被對待的方式，這讓我成為一個更好的男人！」豪哥的自我揭露似乎延伸Chris一席話的激進企圖，進一步將身體、器官、性徵、性、性愉悅以及認同的概念於予溶解，讓概念指涉有了不同的向度，帶出的意涵與力量，擦撞了此地FTM朋友的意識邊界與認知防護網，從而突破身體與性的禁忌話題，而有了交集的火花產生。

針對Chris於UA團體聚會的談話，跨性別朋友的一些回應，FTM俊翔反

思性別框架、概念詞彙如何限縮我們的認知與經驗敘說的可能：

「性別的框架」是很狹窄嗎？我看是我們把男女性別概念想得太簡單，是我們把性別的框架設定的很狹窄，人是活的多元化的。如果世界只有男女兩性和異性戀，那有多無聊！好比音樂，如果只有爵士和古典那有多無趣，喜歡嘻哈的人就是變態嗎？而如果我們講自己的時候只能就兩性框架語言去理解或打比方，那大概也講不出個所以然來的。

俊翔的反思或許可以延伸為，當我們面對性別多元化的呈現以及異質經驗的如何表述時，有一個關卡在於我們能否察覺那常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隱形的框架以及構成它之緣由的深沉脈絡。

異質經驗以及深沉脈絡之所以難以言說、無法說得清楚，還在於這樣的經驗脈絡常常不是一般人（包括跨性別者自己）已經知道或慣常理解事物的方式。跨性別者在察覺既存的隱形框架的同時，需要進一步嘗試並找出一些話語表達，趨近並詮釋自我的感受與經驗，以便能夠與他人溝通。跨性別者所作的話語表達嘗試相當能夠運用詮釋勞動（interpretive labor）這項概念進行理解。詮釋勞動，意指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花在理解他人動機與看法的心力投注（Graeber 2015：67）。社會中的不同人群所要付出的詮釋勞動並不均等，通常權力地位低下、被壓迫的一方，需要付出較多的詮釋勞動。而結構性暴力使在上位者，可以有意識地對在下位者的各種詮釋勞動，視而不見。³⁹而結構暴力也將會創造極端單向的想像認同結構（lopsided structures of the imagination），阻斷人們對事物的差異想像或言說可能。⁴⁰位居社會底層的人們，甚至還要想像、揣摩頂層人的觀點；然而，後者大體上卻能對周遭所發生的一切視若無睹（Graeber 2015：72）。跨性別者需付出更多的精神心力來

39 David Graeber以性別結構為例，闡釋他的見解。1950年代美國情境劇的典型老梗：男人根本無從理解女人。這些笑話將女人的邏輯呈現為完全怪異而且無法理解。但從來沒有人想過，他們當作笑話對象的女人，為何可以理解男人？答案很明顯：女人必須了解男人（2015：69）。

40 當不平等結構內化的程度越深，這些效應往往就會更為顯著。

講述自身性別的諸多樣態，卻不一定能夠開啟與社會其他群體之間的溝通管道，這隱約指認了跨性別者所座落的性別位階。⁴¹

關於話語言說空間的拓展，Chris談話會的主持人恆逸以文字留下他的感想，

我對於依社會規範正式的成為男性（手術及身分證件…）沒有太多遐想。但人類社會硬是只分出二種性別，性別是否也如同身體器官一樣，有人看得見光，有人看不見光，有人只看見微弱的光，還有人是色盲。…Chris講述自己勇於探索、敢作自己的語言表達，讓我受益良多。我們其實不用受限於外界狹隘的認定而否定自己的感覺，或限縮自己的生活空間，反倒是可以發揮新的思考和想像，主動創造自己的語言和拓寬大眾眼界的可能性。

恆逸充滿反思的留言指出，行走於「性／別」生活世界需要透過對自身身體、性別與慾望之多方體察，以穿透概念、語言或既定說法對我們的制約、綁架。唯有主動創造自己的語言，挹注更多的詮釋勞動，以更貼切、更真實的延伸路徑講述自己的性別生存狀態以及存活的過程，如此才能逃脫性別階序以及它的自然化效應所侷限的話語表達，突破跨性別的樣板生命故事以及單一敘事帶來的僵固想像。也唯有創造這樣的語言以及它所開啟的觀看視野以及認識的深度，才能對社會大眾產生影響，以描繪形塑跨性別議題更為寬廣的公共化面向，從而促發與社會溝通的積極動能。

四、結語

帶著「性／別」進到跨性別田野，透過參與觀察的學科技能，以及與跨性別朋友的長期互動、經歷與心得，讓我能夠從性／別的觸角與視野，探討

41 如同David Valentine（2007）的研究對象被指派為跨性別transgender，而跨性別於美國社會的性別階序位置：男／女、善／惡、光明／黑暗、異性戀／同性戀、同志／跨性別。

與反思人類學田野工作的某些面向，以及學科知識構成的一些內在假設。人類學知識的形成相當仰賴田野工作的實地參與以及各方觀察所獲致的資訊與理解。實地田野中的個人及其性／別雖然較少被提及，實際上卻牽動著田野中的互動、交往以及能夠「看」到或深入的場域。性別化的個人、肉身的出場、深具本體論來源的存在樣態，及其彰顯或進入的生活世界，貫穿並重點指出我於田野中遇見的異質而多元的跨性別主體。如同其他不具跨性別身分的人一樣，跨性別主體的性別自我表述，總會包含著「自我感受、如何連結自我與社會對男女兩性的期待，以及他人如何看待自我」等諸多層面（Enke 2009）。

看性別的主動性在跨性別者身上所演練的比較在於自我打造的層面。透過眼睛濾鏡的觀察與觀看，跨性別者將觀看所得，連結至男女性別劃分的外在形貌的各項細節以及埋藏的社會意義。並將這些觀察所得進行身體的模仿與不斷的練習，從而稍微斷開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綿密關係，展開兩者之間不同向度的再次銜接，以成就她（以MTF為例）想要達到的某種女性化模範形象。跨性別者由觀察與觀看而來的知識，在身體感官的聯合作用之下成就為一種以身體為物質基底的體用知識，化為個體身心靈的外顯與內在，支持感知、認知與意識的作用，並呈現其主體性之多元質地。透過指認跨性別者體用知識的形成、脈絡與物質性基底，人類學田野工作以及知識形成所內建的視覺（經驗）主義，是經由專業技能形塑的視覺、觀看，將眼睛看到的事物，嘗試與某些學理、框架以及概念、範疇進行關聯。對於這些關聯的檢視與來回嘗試，比較循著一種去身體甚至去性／別的抽象化提煉過程來進行，並從而產出它的知識成果。進一步而言，跨性別者「看性別的主動性」演繹了性別肉身的多元樣態，同時對視覺（經驗）主義的知識範式，以及性與性別一致的規範性認知，給予去自然化，並揭示性別的文化構想如何透過專業學識以及社會既定框架而產生並延續它的意義與指涉。

性別的自我認知如何連結至社會對男女兩性的期待，是交織與鑲嵌於主體之多重社會位置而有所表達或進行展演。自我性別的表達或展演通常隨著社會場合或互動情境（進行調整）而浮現出來，並將左右或影響他人如何看待自我。性別的社會互動所交織與交錯的日常生活、人際體驗、社會事實、

肉身生存處境，以及具本體論意涵的生活世界，有可能透過長期而深入的「參與」而探知其意涵、認識它的社會效應？經歷持小尿斗進男廁的現實生活短暫訓練／測試，我進入一種情境狀態，讓我另有途徑去理解參與觀察以及田野研究作為專業工作的屬性及其需要規範與把持的人我界限，從而體會「把自己放進別人軀體之中」（Geertz 1983／楊德睿譯 2002：87）的局限與困境。前項難題的產生，主要在於主客分明的界線與處境，阻隔了經驗、體驗的基進可能以及情感、情緒的同感共振。相對於田野工作的非日常性以及研究人員身分的可切換性，跨性別者現實生活訓練／測試的終極目標，在於跨越社會規範所樹立的性別二元化藩籬，全天候以另一種性別過活。以另一種性別過生活進入的社會互動模式、操演的權力關係以及浸淫的生活世界，與原先的性別／世界確實有所差別。跨性別者的性別轉換、告別原來的性別，帶著對性別二元體制的覺知與洞察，連帶轉進另一個性別生活世界，並設法全身參與進去。

延伸來看，跨性別者的日常生活彷彿是一種田野工作，跨性別者出現在不同社會空間場域，也將因著各自的身體、肉身狀態，直接遭逢各式各樣的人際互動往來。這些不同的際遇及其餘續，將造就各個跨性別之主體、意識與視野。然而不同於田野工作者能夠從田野地點抽身離開，或者在田野中於性別的向度上，常有著因權力位置（包括歷史的、知識的，政治的、經濟的，以及專業的）而來的濾鏡之配置或形成保護的鏡面，得以削減、濾掉許多跟性別相關的「雜音」（干擾），讓田野工作順利進行。跨性別者在日常生活中就沒有辦法如此，「真槍實彈過生活」的他或她，因為所在的權力位置並沒有配置濾鏡這樣的保護傘。這使得跨性別者於社會互動中，將時時地受到自身身體上的特徵或身體語言等等所引起「干擾」或「騷動」，這使得平日生活不一定能夠順遂度過。不過這些干擾或騷動的直面出現、難以迴避，反而成為跨性別者每天每日製造新的知識的來源與動因。跨性別群體在日常生活中的現身、存活樣態，即是某種（新）知識的產出與具體呈現。

跨性別者的情慾實踐、情感關係，呈現於性、性別、性慾特質之間的不同構想、連結以及意義的給予。若以既定的範疇／類別思考為基準而加以描繪或進行掌握，都將難以貼近跨性別者的慾望狀態。早年混跡拉子圈（未長

成)的小FTM(或cc gay身處男同志圈),在同志社群當中常被視為外人,這是因為同志身分對於性與性別以及性慾特質的構想,一種被名為同性戀正典二元性(homonormative binary)所隱含的女人/女同志與男人/男同志(female/lesbian and male/gay)的整齊劃一性。在此,女人或男人在於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一致性(譬如女生長成女人),而不像跨性別者(以FTM為例)從原來的生理女性轉嫁至男人的社會性別。而在性慾特質上,同志身分的認定在於「慾望與自己同樣性別的人」如拉子的「女人愛女人」。擴大一點來看,跨性別者常常不好說清楚或難以明確歸類的性身分,在於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脫鉤,以及在慾望的傾向、實踐上注入的性/別自我感知以及主體能動的意義。跨性別者的性身分或慾望實踐,常常放不進去(學科專業的)範疇/類別思考隱含的假設,並攪擾/打亂了異性相吸的神話,以及同性戀正典二元性的認定。

跨性別生命對諸項「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男人與女人」或「同性戀與異性戀」等二元構想的擾動或背反,展現了某種性別曖昧或性別矛盾的現象,卻反而能夠拓寬、豐富人們對「性/別」的想像與可能。然而跨性別愈來愈高的能見度,人們對它的認識卻存在許多誤解與偏見。跨性別主體已體認到唯有主動創造自己的語言,解除既定概念、框架的制約,投注更多的詮釋勞動,才能開啟認識自己性別之生存狀態以及存活的真實歷程,掙脫跨性別樣板故事以及單一敘事帶來的僵固想像,從而促發與社會溝通的積極動能。跨性別者對於性別/敘事/公共化的自我覺知與省察,提點了跨性別研究甚至性別研究應植基於性別/肉身,深入其生活場域的社會互動意涵,進而體察不同身分、社會位置或地點的行動者相互遭遇,激盪出來或競爭、或協商、謀合的交互觀看視野。

參考書目

余舜德 Yu, Shuenn-der

2011 導論：日常生活的身體感 *dolun: richang shenghuo de shentigan* [Introduction: everyday life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body]。考古人類

學刊 kaogu renlei xuek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74: 1-10。

- 2015 身體感：一個理論取向的探索 shentigan: yige lilun quxiang de tansuo [Bodily experience: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刊於 [In] 身體感的轉向 shentigan de zhuanxiang [The *shentigan* Turn], 余舜德編 yushunde bian [Yu, Shuenn-der, ed.], 頁 1-36。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taipei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林文玲 Lin, Wen-ling

- 2002 視覺性與人類學知識的條件 shijuexing yu renleixue zhishi de tiaojian [Visuality and the conditions of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考古人類學刊 kaogu renlei xuek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59: 4-41。
- 2012 部落「姊妹」做性別：交織在血親、姻親、地緣與生產勞動之間 buluo jiemei zuo xingbie: jiao zhi zai xieqin, yinqin, diyuan yu shenchan laodong zhijian [“Sisters” Making Gender: Between Everyday Work and Social Relations]。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taiwan shehui yanjiu jik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86: 51-98。
- 2014 跨性別者的成家之道 kua xingbiezhe de chengjia zhidao [Family making among Taiwan’s transgenders]。刊於 [In] 21世紀的家：台灣的家何去何從？ ershi yishi ji de jia taiwan de jia he qu he cong [Family in the 21st Century: Where is the Taiwanese Family Headed?], 黃應貴主編 Huang yingguai zhubian [Huang, Ying-kuei, ed.], 頁 169-200。新北市：群學 xin bei shi qun xue [New Taipei: Socio Publishing Co.]。

Enke, Anne

- 2009 Living with Gender. 翁筠婷譯 weng yun ting yi [translated by weng yun tingi]. 與性別同活／夥 yu xingbie tonghuo [Living with gender]. 婦研縱橫 fuyan zongheng [Forum in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酷兒飄浪」專題 kuer piaolang zhuan ti [Special Issue on Queer Diaspora] 91: 50-55.
http://140.112.180.209/qd/news_more.php?kw=&act=&sn=4&edit_sn=&status=&data_type=&one_page=5&stat=&page=

Geertz, Clifford

-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楊德睿譯 yang derui yi [translated by yang dé rui]. 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 difang zhishi: quanshi renleixue lunwenji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2002。臺北：麥田 taibei mai tian [Taipei: Rye Field Publishing Co.]。

Obert, Mathias

- 2005 生活世界、肉身與藝術：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華登菲（Bernhard Waldenfels）與當代現象學 shenghu shijie、rou shen yu yishu: meiluo pangdi (Maurice Merleau-Ponty)、hua deng fei (Bernhard Waldenfels) yu dangdai xianxiangxue [Life-world, body and art: discussing Maurice Merleau-Ponty, Bernhard Waldenfels and contemporary phenomenology]。台大文史哲學報 taida wenshi zhe xue bao [Humanitas Taiwanica] 63: 225-250。

Besnier, Niko

- 1996 Polynesian Gender Liminality Through Time and Space. *In* Third Sex, Third Gender: Beyond Sexual Dimorphism in Culture and History, Gilbert Herdt, ed. Pp. 285-328. New York: Zone Books.

Bhabha, Homi K.

- 1994 Of Mimicry and Man: 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 *I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Pp. 85-92. New York: Routledge.

Boellstorff, Tom

- 2007 Queer Studies in the House of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6: 17-35.
- 2011 But Do Not Identify as Gay: A Proleptic Genealogy of the MSM Category. *Cultural Anthropology* 26(2): 287-312.

Boellstorff, Tom, Cabral, Mauro, Cárdenas, Micha, Cotton, Trystan, Stanley, Eric A., Young, Kalaniopua and Airzura, Aren Z.

- 2014 Decolonizing Transgender: A Roundtable Discussion.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1(3): 419-439.

Bornstein, Kate

- 1994 *Gender Outlaw: On Men, Women, and the Rest of U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Bourdieu, Pierre

-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Richard Nice, trans. Cambridge, London, New York,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tler, Judith

- 1993 Gender is Burning: Questions of Appropriation and Subversion. *In*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Pp. 121-140. New York: Routledge.
- 2004 *Undoing Gender*. New York: Routledge.

Collins, Peter and Gallinat, Anselma

- 2010 *The Ethnographic Self as Resource: Writing Memory and Experience into Ethnography*. New York and London: Berghahn Books.

- Dozier, Raine
2005 Beards, Breasts, and Bodies: Doing Sex in a Gendered World. *Gender & Society* 19(3): 297-316.
- Enke, Anne, ed.
2012 *Transfeminist Perspectives in and beyond Transgender and Gender Studi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Epple, Carolyn
1997 A Navajo Worldview and *Nádleehi*: Implications for Western Categories. *In Two-Spirit People: Native American Gender Identity, Sexuality, and Spirituality*, Sue-Ellen Jacobs, Wesley Thomas, and Sabine Lang, eds. Pp. 174-191.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Foucault, Michael
2008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Arnold I. Davidson, ed. G. Burchell, trans. UK: Palgrave Macmillan.
- Freeman, Derek
1983 *Margaret Mead and Samo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Anthropological My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The Fateful Hoaxing of Margaret Mead: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Her Samoan Research*.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0 Was Margaret Mead Mised or Did she Mised on Samoa. AND Reply to Orans and Côté. *CA Forum on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ex and Hoax in Samoa*. *Current Anthropology* 41(4): 611-616, 620-622.
- Friedman, Asia
2004 Looking for the Body in Sociological Literature on Gender.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48: 3-25.
2012 Believing Not Seeing: A Blind Phenomenology of Sexed Bodies. *Symbolic Interaction* 35(3): 284-300.
2013 *Blind to Sameness: Sexpectation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ale and Female Bodie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agne, Patricia, Tewksbury, Richard, and McGaughey, Deanna
1997 Coming out and Crossing Over: Identity Formation and Proclamation in the Transgender Community. *Gender & Society* 11(4): 478-508.
- Geertz, Clifford
1973 *Deep Play: 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Pp. 412-453. New York: Basic Books.
- Gieser, Thorsten

- 2008 Embodiment, Emotion and Empathy: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to Apprenticeship Learning. *Anthropological Theory* 8(3): 299-318.
- Goffman, Erving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 Graeber, David
2015 *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 Brooklyn and London: Melville House.
- Grasseni, Cristina
2007 Skilled Vision: An Apprenticeship in Breeding Aesthetics. *Social Anthropology* 12(1): 41-55.
- Herd, Gilbert H., ed.
1984 *Ritualized Homosexuality in Mela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ines, Sally
2007 *TransForming Gender: Transgender Practices of Identity, Intimacy and Care*. Bristol: Policy.
- Hines, Sally and Sanger, Tam, ed.
2010 *Transgender Identities: Towards a Social Analysis of Gender Diversity*. New York: Routledge.
- Johnson, E. Patrick
2005 "Quare Studies, or (Almost) Everything I Know about Queer Studies I Learned from My Grandmother. *In* *Black Queer Studies: A Critical Anthology*, E. Patrick Johnson and Mae G. Henderson, eds. Pp. 124-157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Lyons, Andrew and Lyons, Harriet, eds.
2011 *Sexualities in Anthropology: A Reader*. Wiley-Blackwell.
- MacCormick, Carol P.
1980 Nature, Culture and Gender: A Critique. *In* *Nature, Culture and Gender*. Carol P. MacCormack and Marilyn Strathern, eds. Pp. 1-2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cDougall, David
1998 *Transcultural Cinema*.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 Mageo, Jeannette-Marie
1992 Male Transvestism and Culture Change in Samoa. *American Ethnologist* 19: 443-459.
1996 Samoa, on the Wild Side: Male Transvestism, Oscar Wilde, and Liminality in Making Gender. *Ethos* 24(4): 588-627.
- Markowitz, Fran

- 1999 Sexing the Anthropologist: Implications for Ethnography. *In Sex, Sexuality and the Anthropologist*, Fran Markowitz and Michael Ashkenazi, eds. Pp. 161-174.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Mauss, Marcel
1979 [1935] Body Techniques. *In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Essays*. Pp. 70-88.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Moore, Henrietta L.
1994 A Passion for Difference: Essays in Anthropology and Gend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Orans, Martin
1996 Not Even Wrong: Margaret Mead, Derek Freeman, and the Samoans. CA: Chandler and Sharp.
- Rubin, Gayle
1984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Carole Vance, ed. Pp. 267-319. Boston: Routledge.
- Stoller, Paul
1997 Sensuous Scholarship.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Strykery, Susan
1994 My Words to Victor Frankenstein above the Village of Chamounix: Performing Transgender Rage. *GLQ: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1(3): 237-254.
- Strykery, Susan and Aizura, Aren Z., eds.
2013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2.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Strykery, Susan and Whittle, Stephen, eds.
2006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Thorne, Barrie
1997 Girls and Boys Together...But Mostly Apart. *In Reconstructing Gender: A Multicultural Anthology*, Estelle Disch, ed. Pp. 77-94. Mountain View: Mayfield.
- Towle, Evan B. and Morgan, Lynn Marie
2002 Romancing the Transgender Native: Rethinking the Use of the "Third Gender" Concept.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8(4): 469-497.
- Valentine, David
2004 The Categories Themselves.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10(2): 215-220.
2007 Imagining Transgender: An Ethnography of Categor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Weston, Kath

1998 *Long Slow Burn: Sexuality and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Whitehead, Harriet

1981 *The Bow and the Burden Strap: A New Look at Institutionalized Homosexuality in Native North America*. In *Sexual Meanings: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Sherry B. Ortner and Harriet Whitehead, eds. Pp. 80-115. London and New York et.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lchins, Riki Anne

1997 *Read My Lips: Sexual Subversion and the End of Gender*. Ithaca, N. Y.: Firebrand Books.

影片資料

Croall, Heather

1999 *Paradise Bent-Boys will be Girls in Samoa* (中文片名 zhongwen pianming [Chinese title] 天堂性向：男生變女生 tiantang xìngxiang: nansheng bian nusheng) , documentary, 51mins, color, Australia.

Livingston, Jennie

1991 *Paris Is Burning*, documentary, 71mins, color, USA.

林文玲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研究所

302新竹縣竹北市六家五路一段1號

wllin@mail.nctu.edu.tw

From Site to Sight:

Embodiment, Repositioning and Challenge of Transgender Corporeality

Wen-ling Lin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In contrast to the usual asexual experiential perspective of fieldwork methodology,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entanglement of sex/gender consciousness and the socio-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researcher affect his/her observation, interaction, and meaning-creating in the field. Due to the divergences in identity, positionality, and location, the researcher and her research subjects develop different sex/gender concepts and practices. The processes of encounters and negotiations modify or open the dimension of know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earcher, which then influences the formation of knowledge. The public dimension of sex/gender issues and the potential dynamics of related debates are revealed in the researcher's reflection, positioning, and writing.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above-mentioned phenomena via the transgender fieldsite.

Keywords: transgender, gender, sexuality, corporeality, fieldwork
